

流凌

算半架空吧，ABO背景，但暂时不会写到太激烈的部分。

时间大概是2009年春节过后，他从北海道和ex谈判完毕回台，决定带着孩子一起生活。

不想代入现背那个孩子，改性别改名字了～

还有一些玄学设定，边写边揭示；

（寸不已，好像又开虐？但希望结局是好的。）

在寒冷的时节，河水中流动的冰被称为流凌；当大地回春，天气转暖，流凌会渐渐融化随着河水畅流；

当一颗心被封冻，要捧着它捂多久，心湖中的流凌才会融化？

PART I

会面

他推着行李车走到抵达大厅的时候，听见机场广播中温柔的女声正在播报此地的天气：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到达台北桃园机场；现在的落地温度是摄氏零度上12度，户外吹清劲北风，体感较为寒冷，请您注意保暖，如有其他需要，请到服务台寻求帮助。”

体感较为寒冷……他动了动僵冷发硬的十指，这副北海道临时买的绒线手套安稳的包裹着他的双手，但寒气仍然慢慢的透过织物的缝隙钻了进来，他用力握了握行李车把手，低头轻声问坐在大件行李上的幼崽：

“哈莉，你冷不冷？”

“爸比，我一点也不冷，你看…”

戴着麂皮帽和毛球围巾，只露出一张嫩白小脸的女孩一边说，一边把手往他领口下面的脖子里伸；

感受到热乎乎的一团暖，他满意地把幼崽的小手抽出来，把它们重新揣回幼崽的兜里，带着一丝微笑感叹：

“哈莉果然很棒，你的手比爸比的还要暖，爸比要向你学习；”

“爸比，你可以握着我的手不要放开，你就不会冷了。”

他笑了笑抚幼崽坐好，像自言自语一般的安慰她：

“以后无论在哪里，爸比都会握着哈莉的手，不要放开。”

随着人流走到抵达大厅门闸出口，看到身形高大，穿着厚厚皮夹克的老友踮着脚隔着栏杆向他这边招手；

两人眼神交汇后，他加快几步走了过去。

老友顺势接过行李车，不禁脱口而出：“你是把家当搬过来了吗？怎么这么重？！”

他苦笑两声，说：“你是当甩手掌柜太久了，不知道一个6岁大的孩子有多少东西；”

老友打哈哈挠头：“我确实是管的比较少啦，我们家是男孩子，除了吃穿也没别的啦，不如你精细！”

“也只是一些衣物，乐器以及生活用品而已，够几个月用了”

老友扭头看他的样子，不禁说：“东西不够可以再添置，你一个人怎么好拿这么多东西，早知道提前快运过来，让我去取；”

“这样太麻烦，已经麻烦你很多了，天健。”

“跟我客气什么……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没事，只是飞行时间太久，有一点点累。”

“好，车子在那边不能停太久，我们走。”“我先带你们去房子那边安置，休息几天再带你过去。”

老友一边逗着行李车上的幼崽，一边嚷嚷着“叔叔要飞喽～”然后快步推着车往外跑去；

他跟在后面用力加快步伐。

隐居

台北虽然是他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但他在生命中的前40多年，活动半径也仅限于家——学校——部队——录音室这几个地方而已。

人群穿梭的夜市，热闹喧哗的街市，以及昼夜不停运转的医院，他对这些场所的了解经验基本为零。

在家的時候，有什么病痛或损伤，通常还等到如何发展，家庭医生就会上门敲门，通常母亲会安排好这一切。

这次对家人假称有工作需要待在北投，对家人说要在朋友提供的住处小住几个月；

虽然他没有对家人撒谎，事实也好像这样；

但他知道，这更像是一场自我放逐，在距离家里不到100公里的地方。

带上哈莉纯粹出于自己的私心，不是她离不开他，而是他此时此刻无法离开她。

他希望无论这次尝试的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带着哈莉经历这一切。

他再也不要和他爱的人分开，无论是痛苦的，还是甜蜜的。

“在一起，总是好的。”他想。

割弃

“王明端，高级主任医师”，他盯着医生洁白到刺眼的外套领口发呆。

“庾先生，您真的决定好了吗？”

“庾先生？”医生抽出一支笔在他眼前晃了晃。

“哦……你说什么？”

“我想问您真的慎重地思考过了吗？需不需要我电话给您的伴侣或者家人商量看看？”

“没有这个必要，我想得很清楚”他神思清明了起来。

“但是一旦完成手术，很可能就无法再修复回来；”医生继续补充道；

“我既然决定了就不打算修复回来，请安排手术吧”

面前头发花白的医生，在厚厚的镜框后，双眼也陷入了某种为难的神思；h

“请帮帮我，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手术。”担心在这个关头被拒绝要求，他的语气开始由笃定转为恳求。

看着眼前男人哀切的、认真的神色，医生不忍心再问下去，只是点点头，把一张纸递了过去。

“您仔细阅读一下，没问题的话签名，之后我可以为您立刻安排手术。”

一张《Omega腺体切除同意书》摆在他面前，薄薄的一张纸，条款简单明了。

他眼皮都没动一下地快速阅读完毕，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字。

“医生，请问手术需要多久？我等下还要去接小孩”

“庾先生，我让护士现在推您进去打麻药；”

“1个小时以后您就可以行走，但为了您的身体着想，建议您回去以后休息3到5天，避免劳累。”

“好。”

飓风

他站在哈莉的学校门口，等放学的孩子们出来。

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小学，距离未来几个月他合作项目的公司不远，考虑到方便接送，天健帮忙找了老师，前天刚帮哈莉办理了插班入学手续。

麻药的效果渐渐退去，脖颈的位置开始发出隐隐的刺痛；

体力开始流失，慢慢地开始有些支撑不住简单的站立，身体感觉到寒冷额头却开始温度高得不正常；

正当他极力压制难受的时候，终于看到哈莉被老师送了出来。

“爸比！”欢呼的一个小团子奔到他面前，他赶忙弯腰张开双臂。

“放学了？爸比带你回家。”他用力抱起她，平时轻轻松松的举动这里格外费力；

“爸比，为什么你额头好多汗？你不舒服吗”

“没有啦，爸比刚才走路太快有点累，现在我们走慢一点好吗？”

“好哦！听爸比的！”

他抱着哈莉走到家门口时，感觉到全身都几乎要湿透了；

脖颈那里贴了无菌敷贴，下面的刺痛已经变成了一跳一跳的疼痛，

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温度，浑身像是沉浸在冰水里一般的僵硬；麻药可能有致人呕吐的副作用，他快速打开房门把哈莉放下以后来不及关门先奔到洗手间干呕了一阵；

只有一些涎液被吐出来，做手术耽误了午饭时间，肚子空空当然吐不出来什么东西。

哈莉乖乖地把门关上，站在门口怯生生地问：“爸比，你没事吧？”

他一边用力擦拭嘴巴，一边说“哈莉放心，爸爸只是吃了不新鲜的东西……”

哈莉还想说着什么，门铃响了。

他尽量把自己收拾得面色如常，然后拉开了房门。

哈莉躲在他的腿后面，露出半张小脸看着门外，那里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眼睛圆圆的女孩子；

“请问是庚先生吗？”

“我是，您是？”

“哦哦，我是FM唱片公司的晓希，我们董事长让我过来送东西”

“您的……老板？”

“对，我们张老板，我是他的助理，其实就是跑腿啦”女孩子很大方地笑着说；

听到这里他才明白，对方嘴里说的就是那位未曾谋面的公司负责人；人还没见面，东西先到。

“哦……麻烦，请问是什么？”

“老板说因为还未正式会面；暂不方便亲自上门打扰，知道您初来乍到担心开火不方便，让我给您送晚餐”

“这是一套亲子晚餐，搭配了水果和汤羹，这是保温的饭盒，您等下可以直接用”，说罢，她冲着他背后的哈莉眨眨眼睛；

哈莉好奇地把另外半张小脸也探出来，冲女孩偷偷笑。

“太麻烦了……您和那位张老板，我怎么好意思”

“我老板说他知道您会推辞，但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方便，希望您和孩子能够吃得惯；”

“他还说如果您喜欢吃这个口味，要记得下次跟我说。”

见她提到孩子，他就想：就算是健康的自己，也得折腾好一阵才能勉强弄出来能吃的东西，以今天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做饭了；

他不再推辞，伸手接下；刚准备开口，女孩又把一包牛皮纸包着的东西塞到他手里。

“这是？”

“您可能没关注天气，今晚预报有八级飓风过境，这个街区可能会停电”

“我老板让我带一盒白蜡烛给您，万一停电了，小孩子也不会怕黑；火柴也在里面”

“……………多谢”

“您客气啦！您记得今晚入睡睡前关紧门窗，半夜风大不要怕，天亮一般就没事了哦～”女孩爽快地摆摆手，一蹦一跳地甩着马尾辫离开了。

他看了看手里包好的蜡烛，一股踏实的牛皮纸张味散发出来，他吸了吸鼻子，关掉大门。

晚上，陪哈莉用完晚餐后他感觉精神恢复了一些；

尽快给她洗完澡，围在她的小床边，《匹诺曹》的故事还没讲完，哈莉的眼皮都快睁不开了，但还是扯着他的衣角不放。

“爸比，你能不能陪我睡觉，我害怕飓风”

“哈莉不要怕，爸比在这陪你，你乖乖睡觉哦～”

等孩子入睡后，他才轻柔地抽出她的手指，回到自己的卧房。

屋外的风声雨声开始变大，呼啸的声音像哨子一样发出凄厉的声响，日光灯劈刺得响了几下，房内陷入一片黑暗；

“刹～一声”他用火车点亮了一支白色蜡烛，卧房陷入一片黄色的、晕晕的光线中；一股淡淡的香味散发出来。

这光线带着一股暖意让人莫名其妙地迷醉，他感觉到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洗澡，头又开始一跳一跳地疼痛，手术位置的刺痛也开始蔓延到整个肩膀都动不了。

他筋疲力尽地把自己扔在床上，沉沉睡过去。

冷战、争吵、对方恶狠狠地指责着自己；

哈莉破碎的目光和失望的神情看向自己；

被压在床上动弹不得，带刺的人凶猛地质问自己；

在蜿蜒的山路上和失控的脚踏车一起飞出去，浑身是伤的躺在砂石草堆里的自己；

痛苦和鲜血感受真切地拂过他的全身，开始覆盖他的双眼；

！

猛地坐了起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卧室大口喘气，屋内一片黑暗，屋外狂风暴雨；

他知道自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

近6个月的时间，不断折磨着他的噩梦。

怔怔地看着熄灭的蜡烛蜿蜒的烟痕，他鬼使神差地翻身下床，再抽出一根蜡烛点燃；

很快暖黄的亮光照亮了房间，他因噩梦而惊惧的面色也柔和下来；

一股淡淡的苦涩香味散发出来，像枫木的味道，他闻到便觉得意外地安心。

接下来，一夜无梦，这一觉，他睡得很熟。

在那根蜡烛散发的气息里，他睡了难得的一个好觉。

tbc.

这里O型的鱼，设定为上一段和女A结合，但是分了。

这里有个玄学设定是和女A结合后，他对曾经差点标记他的男A即ZGY先生产生了失忆现象。

他不记得结婚之前他和他的过往，以及他俩曾经的关系，但其他所有两人的共识和共游鱼都记得。

和女A分开以后鱼想躲在一个家人找不到的地方，疗愈自己，同时开展之前就接洽好的工作合作（合作对象是zgy的fm）。

鱼之所以决定割掉自己的腺体，是因为上一段结束是很难堪的方式，他愤怒又伤心，同时对未来感情完全不想抱任何希望。

他不希望自己再属于谁或不属于谁，希望以一种更加独立的姿态去工作，去存活；所以任性做出了这个决定。

PART II

秘密

FM唱片公司·1楼会客厅

刘天健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刻钟，他打算用这段时间来整理思绪，打打腹稿；

毕竟等下要聊的话题可不太轻松啊，他想。

推开旋转门，抬头往人不算多的室内看了一眼，发现约他的男人已经到了，面前放着一小杯东西；

“来了有多久了？”他一边落座一边问他；

“帮你点了热咖，可以吧？”对方忽略了他的问题。

他看了看对方几乎到底的瓷白杯，也没有继续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今天似乎比前几天更冷，啜饮了一小口热乎乎的咖啡，刘天健觉得寒风吹过的耳朵才有了点知觉。

“他怎么样？”对方没寒暄太多，直入主题；

“.....我的任务是帮他安顿好住的地方，好像不包括帮你做心理关怀吧”他在心里白了对方一眼；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还要糗我哦”男人无奈的说；

“其实.....你如果关心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他突然觉得有点烦躁，自己怎么像是来作汇报的？

“他能记起来的有多少？”男人不放弃追问；

听到这个问题，刘天健在心里思索了一下，正色道：

“考虑到他现在的心情，我没办法深挖太多.....应该是他结婚之前关于你的.....他都不记得了”

“.....”对面的男人，表情狐疑而震惊，一时说不出话。

看到这样的老友，刘天健有点于心不忍，又想挤出点什么话来安慰他，于是他尽量搜刮着词汇；

“除了关于我的事，别的过往他都还记得？包括人？”

“应该是的，我打听了几个当时一起玩的乐手，他倒是兴致勃勃地跟我聊了几句”

“.....”男人再次陷入沉默了，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一动不动；

“你别太难过，也许他需要一些时间”想把老友从沉思中拉出来，刘天健开口道；

“但那需要多久.....，如果他不记得我了，我不确定我要怎样对待他”男人一字一句地说；

“我问过医生，医生只告诉我要先确认是生理原因；还是身体原因”“但无论是哪个，治疗手段都太耗费病人的身体了”

“我听说失忆的人，如果遇到合适的触发机会，也有恢复记忆的可能”刘天健补充道。

“也许，但在那之前，我没有办法带他冒这个险；”“万一失败了，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

“那你打算怎么办？”

“.....”男对方沉吟了几秒，轻轻地说：

“慢慢来吧；如果真的没办法，我当然不会勉强他。”“至少让他在音乐里面做他想做的。”

呼了一口气，刘天健感叹老友，这棘手的问题，自己都有点可怜老友了；

这种事，决定权还是两位当事人自己，也许两人见面之后，有奇迹发生呢？他暗暗祈求老天爷做点好事；

“对了，我明天要回华纳总部一趟，估计得2周以后才有空过来”

“哦”对方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略显敷衍地回了一句。

“中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去看看他；我把你电话留给他了”

“.....”男人听到这里，表情顿了顿，说：

“好，我明白。”

暂别

结束和FM老板的会面，刘天健想了想，打定主意，发动车子。

“叩叩”刚敲了两下，大门很快被拉开，一张白皙的小脸从门后探出来；

他冲着小女孩笑了笑，拖长了声音说：“哈～莉～你～好～”

“哈莉！不是告诉你要先问问是谁，再决定要不要开门吗？安全教育哦！”有个人赤脚踩着木质地板，发出‘噔噔’的声音，匆匆地跟上前来；

“哎呀是我啦，防备心那么重～”刘天健牵着哈莉踏进玄关，把手里的环保袋放在脚下。

“是你又怎样啦，安全教育她要记得～”；“这什么啊？”

“同事寄过来了一些南部的特产，好大的莲雾，你应该会喜欢，拿来给你们享用啦～”

“你自己吃就好了嘛，干吗还提过来”

“放在我那边可能会坏掉啦，明天我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哦？”他语气瞬间有点失落，然后蹲下来拉着小朋友的手，故意地说：

“哈莉，你继续完成你的绘画作业吧？我跟天健蜀黍有话要聊哦～”

“好的，爸比；等下我给你看我画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哦！”小小的手指伸出来和他勾了勾，小朋友摇着小裙子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两人在起居室茶几面对面坐下，刘天健帮两人各自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也没反应；

他自己拿起来往喉咙倒了一大口，欸欸欸，这两趟跑得渴死了，当协调员真是不容易。

看着对方默默扯着桌布的样子，他大概知道老友在想什么；

“总部有项目要过去跟一下，我大概会离开两周，没事吧？”

“没关系啦，当然是工作重要。”

“我跟张耕宇交代好了，你有需要可以打给他”

“张耕宇？”

“FM的张老板啦，这是他的名字。”

“哦～之前也都是因为要合作电话了2次，还没有机会交换名片”

“他人不错的，你在那边，工作或者其他的有需求直说就好了；我有跟他打过招呼”

“嗯，希望好沟通吧，录音的事情还是严格一点比较好。”这下子不扯桌布了，开始把玩遥控器，把电池拆了又装，装了又拆。

看着老友幼稚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继续让他知道更多的‘注意事项’；

“还有……哈林，如果身体上感觉有什么，记得去找王医师，他会帮你开抑制剂”刘天健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

看到老友不说话，他在想难道他已经有情况发生吗？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胳膊；

“这种事我自己清楚，之前也跟王医师确认过，你不用管了啦”不知道这人在犟什么；

“行行行你以为我喜欢管，你自己看好日历啦”刘天健忍不住想吐槽自己到底操得哪门子心。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刘天健知道此人脸皮很薄，再多打探两句怕是要被他踢出门外；

“明天准备开工了吧？感觉怎么样，take easy哦”

“开工很好啊！休息了好几天人都快傻了，每天就是接送哈莉，练练歌，弹弹吉他之类的，超无聊的”

刘天健看到老友脸上再次浮现起雀跃的笑容，好像一说到音乐这个人的精神气力全都回来了；

不禁感叹，音乐还真是他的灵丹妙药，不管是什么时候；想到这里，他立刻接到：

“对了，FM的那位张老板，他也会弹吉他欸，他当兵之前组过团的你知不知道”

“真的吗？他水平怎样？该不会很烂所以才跑去当老板”

看到老友的表情，刘天健再次确认老友的记性丢失程度，然后在心里为某老板捏了一把汗。

“他的水平……反正他自己很吹嘘哦～等你见到他，自己问他好了”

“他是老板，我是合作的歌手，我干吗和他比拼，不要了”老友撇撇嘴，一副谁也看不起的样子；

开始嫌弃人了，这精神还是不错的。

“好啦，不管怎样，录音顺利。”“庾妈妈那边，我会找机会跟她汇报一下的，你放心吧～”

“哼，大总监你话好多哦！”两人相视一笑，端起水杯做了碰杯的动作。

细雨

久违的开工日。

自己一直有赖床的习惯，但可不想在今天迟到，毕竟“开工第一天迟到录音就不会顺利”；

他把闹钟调早了半个小时；起床后打仗一样弄完洗漱，陪哈莉吃完松饼，再把她送到学校；

在路边拦车时，他发现天空中已经飘起了蒙蒙细雨。

“明明是冬天，但雨水好像比夏天还要多”他一边想着，一边看悬在空中的手掌已经被雨滴落满，痒痒的好舒服；

虽然是冬雨，却也很清新，雨水冲刷掉扬尘和污垢，湿润的空气让冬季敏感的鼻子很舒服；

也许，开工日遭遇下雨倒是一个很好的预示～

但这个想法在他准备要下车时已经荡然无存，没有看天气预报的结果就是连雨伞也没有准备；

手里还抱着一纸袋文件，很容易被打湿那种；脚上穿了一双新的帆布鞋，被打湿就会很丑那种。

司机好心把他放到离大楼最近的屋檐下，操着浓重口音的闽南语告诉他：“啊先生啊～你电话叫你朋友来接你，我还有下一个客人要送”就一溜烟跑得看不到车尾灯。

电话确实是带了，但是这是第一天过来，朋友……暂时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一个。

看着雨势有逐渐变大的趋势，积累了一早的期待心情差不多要被熬光了；看着手表的指针已经超过了会面时间，他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尽快地跑过眼前这段路而不被淋湿。

大概也二十多米的样子，到现在的雨势……就算是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身上这件卫衣差不多也会湿个七七八八；

“如果被淋湿了很容易生病，会不会传染给哈莉？”

“万一生病了嗓子哑掉，还怎么录歌呢……别人会不会说我太不敬业了。”

“而且淋湿了衣服会湿掉，怎么好意思当别人面换衣服……”

设想了n种结果，还是没能迈开腿，“下次出门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他想起庾妈妈说过他好多次，还被她念啰嗦，这真是不应该；

“真该听妈妈的话啊！”后悔也没有用了；

恨不得把脚下的砖头踩烂的人，过于沉浸在自己情绪中，没注意到有人正往这边走过来。

张耕宇看着窗外的雨势，再看看时间，想也知道有人可能被挡在了路上。

他没有打扰站在会议室拜访的助手，抓了一把晴雨伞奔向了电梯间。

透过雨帘往停车场那边看，果然有个人影在那边自言自语说着什么，还跺了跺脚；

怎么那么可爱……但他是不是穿得有些单薄？

他开始庆幸自己没有指派助手下来，不然岂不是会错过这些画面；

记忆可能会走失，但习惯和动作永远变不掉；他用眼神贪婪地勾勒着他的轮廓；

仅仅是一个背影，都让他觉得无比挂念；心跳的要立刻按住才能不被人发现。

他用尽量平静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近他，像走近一个迷路已久的甜美梦境。

“哈……庾先生？”

正在懊恼的人，听到有人在叫他，这是一道冷静的男中音；

他立刻扭头去看，一个陌生的男人保持着合理的社交距离站在他身侧，手里握着一把伞。

“我是……您是？”

“我和您之前在电话里交谈过几次，您应该有印象”

怪不得他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那……

“我是这家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张耕宇；您是过来录音的，对吗？”怕他想不起来似的，男人补充了一句；

“哦哦！张老板是吗？实在不好意思没有第一时间听出是您。”“我今天真是太不走运了啦，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露出抱歉的表情连忙说：

“不怪您，应该早点约您见面的”男人的声音倒是透露出难以辨认的苦涩；

“……”他还在奇怪这个语气，对方已经利索的把雨伞撑开；

“我带您上去，顺便认认路，录音室都准备好了！”

他点点头，允许男人用雨伞罩住他的肩膀，踏入被雨水打湿的空间。

两人并排走着，男人没有说话，却照顾着他的步速，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会适时的伸手示意他哪里有水渍，避免他弄脏鞋子。

对方虽然很有礼貌，也没有多余的举动，出于对陌生人的防范，他还是不动声色地把肩膀往外挪了一点点；

在不清楚地方底细的情况下，他不打算和对方发生任何工作之外的联系。

何况这是他现在的老板，保持距离，总是没错的；不需要无缘无故受人恩惠，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人情负担。

对方好像没注意到他的动作，还是面色如常地认真引路；还好，不然会显得自己有点‘不识好歹’，他暗自吐吐舌头。

只顾得自己的脑内活动，忽略了前方一个不深不浅的小水坑，当然也没注意到男人伸过来的手臂。

“欸？”意识到自己被拉了一把的同时，身体失去平衡，两手死死地抓着手中的文件，肩膀随着惯性往男人那边跌过去；

“啊！”意识到自己很快要撞到对方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兼顾什么安全距离了，只知道闭着眼睛抬起手肘抵抗；

感觉到抬起来的手臂被人握住，同时身体也被一股沉沉的力气稳住，他连忙睁开眼睛低头看：

“还好我的吉他谱没弄脏”

一股淡淡的，淡淡的味道，混在湿润的空气中，几乎不可闻的味道，但他还是闻到了；

那是枫木的味道……

和那晚飓风时，让他安睡的白蜡烛燃烧出来的味道一样……

明明是大白天，周围还下着雨，他却感到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幽幽的味道像是一剂迷醉针剂，叫嚣着男人的存在感，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脚，整个人变得既轻又重，一部分悬浮在空中；一部分沉入地底；

后颈的伤口又开始折磨他，隐隐的跳痛一锤一锤的打击着脆弱的血管；

“为什么已经……但自己还能闻到别人身上的味道……”意识到这个事实，他的胃像一团废纸一样皱了起来；反射性地干呕下一秒就要抓住他；

“没有淋湿吧？刚才您差点踏空，情急之下扶您一把，请不要在意；”“万一被淋湿感冒就不好了”有人在他耳边说。

他方才意识自己的脸距离对方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条件反射一样地后撤，几乎同时地，男人主动地放开了握住他的手。

“我们到了，录音室在二楼。”男人友好地发出邀请。

“抱歉，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请告诉我怎么走。”他强忍住胃部的不适，轻轻地说出请求。

回忆

把躲闪不安的心绪和胃里面的早餐一股脑吐出来之后，他感觉好多了。

捧起双手打开水龙头，把一捧水扑到脸上，冰冷的液体让自己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默念着

“保持平静，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他相信情感上的冷漠可以让自己变得冷硬无比，他意识到他现在需要这个；

再也不可能把心交给谁保管了，这是他和自己的约定。

拍了拍面颊，让自己面色尽量显得红润、健康；恰好敲门声响起，他喊着“来了”，走了出去。

FM二楼最里面的这间录音室不大，装潢却很考究，虽然是第一次来，他却总觉得自己记忆中像是来过这个地方。

很奇怪的熟悉感，他甩了甩头，摘下黑框眼镜放在一边，把吉他乐谱夹在架子上，看到陪他过来的男人在操作台调试设备，他拘谨地环视了一下这里——好多唱片，有些是市面上已经知名的歌手，也有欧美流行和古典音乐，像是被人整理过，整整齐齐的摆放在搁架上。

今天是阴天，透气的百叶窗好好地合了起来，外面没有任何光线可以透进来，室内的灯光是明亮的暖橙色；

除了全套的录音设备，这里还有几把吉他，有一把吉看起来和自己的品位倒很像，不知道是谁的，他开始好奇起来；

旁边的茶几上放了两个篮子，蜜麻花“芒果干”“牛奶糖”等零食装满了快要溢出来，他突然想起这好像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口味；

张耕宇从控制室走出来，看到正在好奇四处张望的歌手，他在猜想这个环境是否真的起了一些唤起记忆的作用；

绕到他背后，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歌手从怔忡中恢复知觉，连忙转过头，眨了眨眼望向对方；

他看到对方正微笑地看着他；这个人的眼神好温柔，还闪着愉悦的光芒，他觉得这个对视时间有些久，久到几乎要不符合礼节了；他只能避开眼神，羞怯地打了一声招呼。

“您可以让录音师过来和我一起工作，然后您去忙您的就好。”

他讲着这些话，手里捋过已经整理过好几遍的乐谱；

对方并没有回答，也没有移开目光……他感觉那道温柔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身上，也许是眼睛，接着是嘴唇，然后又回到眼睛；

他前所未有地开始紧张，心脏好像被攥成了一团皱巴巴的纸张。

张耕宇看着他在乐谱架上忙着整理的手，他一直记得他的手格外小且柔软；他记忆中无数次握住这双触感微凉的手；

他的头发没有胶起来，显得柔顺而凌乱，细长的睫毛在灯光下打出一圈光；他记得以前两人亲吻时，男孩总会在他怀里眯起眼睛，顽皮地用鼻尖蹭他，他会用自己的手指穿过他柔软的头发的，对他讲一些爱抚的低语。

隔着空气，他尝试再一次触摸他。

他却又开始担心，对方是否愿意被自己碰触。

PART III

陪伴

庾澄庆觉得张耕宇像是他见过的工作量最不饱和的唱片公司老板。

理由是自从他开始录音之后，就常常隔着玻璃见到他出现。

哪有这种级别的人天天在录音室闲逛，不应该都在出席各种谈判，发布会现场，唱片行业峰会的吗？

他和录音室讨论收音质量时，他在；

他在苦恼唱出来的感觉是否可以更好的时候，他在；

唱累了拎起一把吉他飙几个音符时，他跑过来要告诉自己换一把拨片声音会更好；

甚至到了工作完成感觉到饥肠辘辘的时刻，他会拎着粉圆和牛肉面在录音室出现；

有时候他唱了一遍一遍还是不满意一首歌的情绪表达，张耕宇会适时的跑进来，让他吃几片梨润润嗓子，然后给告诉录音这种事情不能急，他的喉咙很娇贵需要养护；

“这是我父亲特寄过来的贡雪梨，对嗓子很好，甜甜的很适口，不信你试试”

“.....我嗓子有开始变哑吗？”他有点不满意但是听到“甜甜的”，手已经先伸过去叉起一块喂进嘴巴。

“还不错嗯...”“剩下的你还吃吗？”他一边吃一边嘟囔着。

“这些都给你，你喜欢我以后每天都送过来”

“.....”他突然觉得有点尴尬的接不下去，借口要去洗手间，避开这份过于直接的好意。

想来想去，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对自己表现出明显的偏爱；

就算是他觉得自己唱歌好听想来套近乎，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吧？到时候多投点宣发资源，多卖几张唱片就好啦？

他忍不住趁马尾辫助理晓希跑过来补充零食时，侧面打听这位老板的作息：

“晓希，张老板.....好像最近在公司比较多哦？”

“诶？老板之前有段时间很忙啦，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把很多差旅安排都推后了，本来我也以为老板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私人事务.....”

“那，所以嘞？”

“反正老板的日程安排是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交代我要随时过来这边看看缺什么；搞得我之前还很紧张以为要随时stand by”女生吐吐舌头，随口说出吐槽的话。

“哼，所以你抢我零食都不会紧张哦~”他冷不丁放个冷箭；最近老板的助理简直变成了他的助理，日日要跑到录音室来送吃的，然后顺走三分之一；

“哎呀，庾先生你那么的好吃的零食都分给我，我就喜欢凑到您这边啦，紧张我也要来~”小女生嘻嘻哈哈的闹他。

“等一下，手拿开！！！”他躲开女孩的魔爪。

依赖

一周多的时间里，庾澄庆非常投入，每天来到录音室第一件事就开始练歌，有时候一首歌经常要变着嗓音唱几十个版本让录音师挑，挑到录音师求饶告病假；但一切都还算顺利推进，结果就是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张耕宇常常可以在办公室隔着半条走廊听见他的笑声，沙沙的明亮的；想到他笑得眼睛弯弯的样子，张耕宇一边签署文件一边嘴角上扬，笑得等着老板签字的下属看得心里发毛。

今天周四，是唱片公司惯例的公休日，一部分同事可以在这天休息，算是一个“老板弹性的收买人心的政策”，这是马尾辫助理的原话。

庾澄庆特意拜托他的录音师今天不要休息，理由是“规律的工作时间更容易保持状态”；马尾辫助理也愿意陪他一天，于是今天庾澄庆的专属录音室照常开工。

在练嗓热身时，他转念一想，在FM录音的这段日子，他几乎从来没有独处过……也许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能力不增反降，也许……这并不太好。

甩了甩头决定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今天就当是他自己的游乐场，先拿起吉他飙几首曲子，等下兴致起来了再继续录音好了。

员工放假老板没得休，即使休息也是在想各种企划案子；何况他知道他的伤心歌手今天一定不会休息，带着这个笃定，张耕宇也依然回到办公室忙碌着。

大概下午2点，他正打算过去看看那个人，还未出门就遇到了跑过来递小话的助理；

“老板，你知不知道庾先生现在在干嘛？”

“发生什么了？”他一瞬间居然有些慌张；

“额，我只是想告诉您他在录音室睡着了欸，好稀奇对不对”

“……怎么回事？”

“录音师让我去看，说他离开了一阵子去取几个arrangement的demo，回来就看到他在录音室的沙发睡着了欸”

“我去看看。”

他第一直觉是这人也太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直接在录音室睡着，是有多累才会这样，越想越气，步幅开始变得铿锵有力。

把门推开的同时，他却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

在午后的微光中，他看到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的人，眼眸微微合上，胸口起伏的幅度几乎不可辨；浅浅的鼻息像是在演奏一首寂寞的曲子，阳光透过拉开的百叶窗，斑驳的光影洒在他的脸上，长长的睫毛勾勒出一道阴影。

他用眼睛细细的描绘着他的轮廓，试图将这一刻深深地刻入自己心中。

睡着的人薄薄的眼皮抖动，透露出不安稳的梦境讯息，微微翘着的嘴角显出一丝倔强，此刻的他，安静的像个在城堡里玩累了的孩子。他的手从他脸颊旁拂过去，轻轻的点了点他的嘴唇，最后握住了对方安放在身侧的手，摩挲着细白指端的纹路。

身边的人呼吸渐渐变的平稳，身体放松的陷进了沙发，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沉沉睡去。

张耕宇心里明白，对方无知觉的此时此刻，是他可以大胆传递爱意的宁静时光。片刻的静谧，也许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也许是下一段旅程开始前的小憩，无论这条路有多艰险，他都不想再缺席。

看着那张安然的睡颜，他再也没有犹豫的吻了上去。

那天醒来之后，庾澄庆懊恼到：“居然在录音室睡觉也过于丢脸了吧！”，简直浪费了大好的练歌时间，但好像这一觉睡的还真是不错，几乎是最近睡眠质量最好的第一次了……没有缠人的梦境，没有莫名其妙的跌落感，也没有脑海里怪异的不安；好像如同被施加了记忆消失术，大脑空白的睡了几个小时，醒来以后神清气爽，犹如重生。

可嘴唇上依稀停留的热度还是让他惴惴不安，“难道我睡着的时候有人来过？”，他鼓足勇气也不好意思直接问，只能像福尔摩斯一样从别人的调侃里分析：

“庾先生那天你在录音室睡得好香哦，真是稀奇的景观，你放心我在门外有挂‘闲人免进’啦~”马尾辫助理天真开朗；应该不是她；

“终于有一个下午我闲的没事干了，哈林你以后可以多睡着几次吗？”录音室盯着鸡窝头很诚恳，也不是他；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下周的录音计划我让企划帮你修改了，不需要那么密集。”张老板一副我说了算的口吻，直接拍板。

分析到最后他归结为自己想太多，“可能是太久没跟人亲近了？”一个念头冒出来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忿忿的想可能是被蚊子叮了，要立刻去洗洗嘴巴才放心。

邀约

“老师，我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拜托转达，谢谢了！”

庾澄庆挂上电话，额头上的汗凝结成大大一颗，‘啪嗒’，滴到他紧紧握着的手背上，他顾不得擦，只是不断的催促司机再快一点。

庾澄庆知道孩子受伤的时候，距离孩子老师通知他的第一遍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他堪堪得维持着一点仅有的耐心询问马尾辫助理为什么没有及时告知他？

女孩怯生生的说，他在录正式音轨的时候，没有人敢去打断他。

“何况老板说他去处理就好，请庾先生专心录音，工作完了再告诉您。”

“这是老板传过来的就医地址，您来这里就好。”女孩递过来一张纸条，求原谅一般的眼神看着他。

感受到在自己的焦躁情绪已经给无辜的人带来了压力，他立刻拿上纸条，回了一句“谢谢”，飞奔下楼。

“再怎么，也是那个自作主张老板的错吧？”没有第一时间知道女儿受伤的情绪灼热了头脑，他必须责怪他。

【某儿童医院】

“庾先生，您的朋友已经带小朋友见过医生了，这会儿伤口应该也处理得差不多了，我带您过去。”

穿着天蓝色外袍的护士在听清他来意后，迎上来带路。

打定主意当下见到女儿，第一件事就得问问有个自作主张的人，他咬紧牙关帮自己坚定决心，但下一秒，他却看到了自己不曾料想的画面。

在处理室门外的靠椅上，一大一小并排坐着，大人在侧身跟孩子说些什么，孩子则兴致勃勃的用手指大人手机里的一幅画作，笑的很开心。

这种温馨的画面就这样映入他的眼帘，如果不说，也许别人会觉得这才是一对父女的样子，他倒像是突然闯入的游客了。

想到这里，他刻意打断，叫了一声“哈莉！”

孩子立刻扭头，看到他以后从椅子上飞奔过来，大声叫“爸比！”

氛围感十足的两声叫喊，让小小走廊开始上演父女重逢的感人画面，庾澄庆心疼的抱起女儿，摸着她的小脸蛋，赶忙问她伤在哪里；怀里的女儿则像一个负伤战士一样自豪的举起小拇指，说自己只是在学校的大扫除活动中，帮老师挪桌子不小心——挤到了小拇指指甲而已；

“爸比你知道吗，当时超级痛的，我哭得好大声，老师都被我吓到！”女孩围着他的脖子，使劲儿的蹭他的肩窝里；

“爸比当然知道，弄伤了指头超疼的，有流血吗”他把孩子的手放在嘴唇旁边吹了又吹；

“有一点点的血，但我没有哭很久，因为我不能给爸比丢脸！”女孩鼓鼓脸颊，像是在对他作保证一样。

“这有什么丢脸不丢脸的，哈莉伤到手指头，爸比很难过啦”他哭笑不得面对童言稚语；

“爸比，医生和张叔叔都夸我很坚强，还告诉我最近几天小拇指不要沾水”

.....

“张叔叔”.....

听到这个称呼，他才想他们身边还有一个人，见到女儿他居然把其他的事全忘了，他还要质问他呢！

他略微侧过身，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蹦起脸说：“谢谢您帮我照顾孩子，这次过于麻烦您了，张老板，”

“下次这种事，无论如何请第一时间通知我，耽误您时间了。”

他的口吻听起来像是在送客，大概意思就是：“这里已经没你的事了，你还不走杵在这里干嘛？”

还真是无情，不过张耕宇决定保持耐心；

“哈莉的伤口，医生做了很好的包扎，一周之内不要沾水，慢慢会好的。”他的疏远和客气无所谓，得先把注意事项告诉他。

“.....谢谢告诉我”

“录音还顺利吧？看你状态很好，不舍得打断你，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应该向你道歉，擅自来接哈莉，害你担心。”他也得替自己说明原委，避免此人又胡乱瞎想。

我又不是什么怪蜀黍，你就算重新了解我，也得讲基本法吧。

感觉到两人之间的空气变得奇怪，哈莉忍不住想要发言；

“爸比，其实.....是张蜀黍帮我先冰敷，我才不哭了，你不要紧张啦~”小孩子吐吐舌头；

“消毒好痛我怕怕，张蜀黍教我在脑子里‘作画’，然后我就真的不怕啦，好神奇哦”

“.....”

庾澄庆在想他是个育儿专家还是怎样，这难道是他的孩子吗，未免也太拼？

看到哈莉好奇的眼神，他又不忍心讲一些否定的话，就顺着她往下说；

“爸比知道，张蜀黍的方法很棒，哈莉也好坚强”他想尽快把话题从育儿专家身上绕开，再想想怎么尽快脱身。

“那爸比我们要不要谢谢张蜀黍？”哈莉期待的发问；

“.....爸比刚才已经谢过了啊”他开始奇怪为什么平时对陌生男人敌视满满的哈莉，今天表现的这么友善。

“爸比，我们老师说，如果别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至少应该请Ta吃一顿好吃的，这样才可以说明我们的真心”

“.....”他一时语塞，脑子里只是回荡着“你们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的无语质问；

张耕宇看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模样，只是觉得他被问倒说不出话的样子一如从前可爱；可能是因为孩子在面前，他的气质甚至比年轻时还柔软许多，像是脸皮更薄了，耶更容易背伤害了。

他没打算看他为难太久，主动打破沉默：

“不用客气，我只是举手之劳。”

“不过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倒是想请你和哈莉星期六到我家用晚餐”

“.....”什么意思，这个男人怎么得寸进尺啊？

“刚才哈莉在等你的时候，说她很吃她奶奶做的红烧肉，其实这道菜我算是拿手哦，要不要试试？哈莉？”他朝着小孩子挤挤眼睛。

可恶，拿小孩子下手。

“哦.....不用麻烦！我可以带她去餐厅吃”

“家常菜当然要在家里做才亲切，何况哈莉手不能乱碰，走来走去不方便吧？”他不为所动；

“爸比.....”一声呼唤让他回神；

“哈莉，你想去么？”

“爸比，哈莉有一点想，而且张蜀黍懂很多画家梵谷的故事，我还想有机会再听.....”小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弱；

感受到孩子的情绪，点点头，亲了亲她的脸颊；

“没有问题，哈莉想，那我们就麻烦张叔叔一次”

“我很荣幸哦”他立刻接过话不让他有反悔的机会，同时对着小孩子比了一个V；

“就算是我为今天的擅作主张向你道歉吧，我真心的希望庾先生可以赏脸。”

“太客气了，那麻烦了。”

接受了男人的邀约，男人又坚持要开车送他们父女回住处，他拗不过只能再一次乖乖听话。

觉悟

因为受伤的指头不能沾水，他花了比平常三倍时间才帮哈莉洗完澡，用浴巾裹住她后，再把她抱到沙发上穿睡衣。

晚上九点，是父女俩例行的睡前故事时间。

讲完故事，哈莉意犹未尽的样子，一下扑到他腿上，双手揽住他的腰不让他走。

嘴巴里还一直撒娇想跟爸爸一起睡觉，原因是手指头被包住怕晚上会痛，需要爸比陪她。

“哈莉，要坚强一些哦，你说过的呀~”

看着女儿依赖的样子，他突然觉得就这样和女儿相依为命下去一辈子也不错。

他拍拍小孩子的脑袋，轻轻的说：“好啦，爸比今晚陪你，哈莉你可以开始数小绵羊准备睡啦！”

“好耶！”揽住他腰的小手又用力了几分。

看着孩子头顶的发旋儿，感受到贴着身体的小小热度，一份甜蜜的负担把他的心涨得满满的。

突然他灵光一闪，有一个关键问题还没有答案，他连忙低下头说：

“哈莉，今天张叔叔去接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亲切？”“哈莉好像平时会讨厌这种陌生男性吧对吧？”

“因为张蜀黍是爸比您的好朋友呀”

“倒也没有到好朋友那么严重……”

“可是我问了三件关于爸比以前的事，他都说对了诶……所以我猜你们认识好久了对不对”稚气的声音逐渐模糊；

“？？？”他感觉到一些不对劲，以前的……什么事…？

“哈莉你问了什么？”

没有声音，低头一看，哈莉在他身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已经睡着了。

他脑子里逐渐警铃大作，有什么不受控制的事情在发生。

PART IV

赴约

这是他带着哈莉搬过来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约会，为了表现出尊重，他按自己的口味挑选了一些好吃的糕饼、点心和蜜饯，用一个环保袋装起来，沉甸甸的。

哈莉看他在打包东西，咚咚的迈着小跳步过来，往袋子里塞了一张纸。

“张蜀黍上次说想看我的画画，我要把这张‘爱丽丝梦游仙境’送给他；”

他要求的也太多了吧……，他一边吐槽一边帮女儿把画仔细放好。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如果去的太早，显得自己很急迫，去晚了…又不太礼貌；虽然那个人交待过他们可以早一点过来，说着“小哈莉也可以玩一下”，但他觉得自己倒也不必事事都按他说的做，毕竟“起码客人也应该有主动权吧”。

给了计程车司机地址，但特意在还有几百米的地方提前下车，他带着哈莉不紧不慢的走过去，用步速来磨平时间。

今晚请客的主人的住处，矗立在一片颇为高档的住宅区中，附近绿化很好，甚至不乏名贵的树木相称，他不像很多住户是开车径直前往地下通道，散步其中他的心情也慢慢的放松了起来，像是已经被提前交待好了一样，门廊大厅的管理员满脸微笑的送他们到电梯间，友好的简直和头等舱服务相差无几。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分钟，他深吸一口气摁响了门铃。

很快大门应声打开，最近在FM唱片公司天天见到的男人在门口说着欢迎到来的话，顺手把他手里的东西接过去，带着他们前往客厅。

这是他们搬过来之后第一次在外做客，哈莉兴奋的牵着他的手蹦蹦跳跳往前跑，客厅里一个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的摆件吸引了她。

主人在前面带着路，他看着他的背影，夕阳透过客厅的大落地玻璃折射进来，斑斓的光影在他面前闪烁，他一瞬间有些恍惚；

很多年前，他曾在父母的庇护下，被安排进入一个待遇较普通人优越许多的集体环境中，他依稀想起，也有这样一个背影，走在她前面，告诉他要睡在他的铺位旁边；他也曾经被信誓旦旦的告知：“不要害怕，他们再不敢欺负你。”

这些回忆，总像蒙着一层纱在他脑海里出现，最近甚至不分白天黑夜的频繁闪回；他很想让那道背影转过身来，可惜却办不到……每一次在他想叩问想思考的时候，大脑皮层就会控制不住的开始发疼，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得不靠止疼药度日；后来他想通了；疼痛也许是好的。于是，在没有幕前安排的时候，他会放任不管，任由着一波一波的不适感侵袭自己的身体，要是疼痛能够帮他唤起遗忘的人和事，这倒也是值了。

“请坐”主人的招呼唤回了他的意识，他已经被带到了餐厅位置，被引导入座之后，他才有空观察了一下周遭环境。

这间餐厅并不很大，但装修的极为舒适，从装饰到餐具无不彰显着主人的良好品味，对方还贴心的准备了儿童座椅，他和哈莉入座之后，他还将餐巾递给他们，甚至还亲自帮他们围好。

他有一瞬间觉得对方像在照顾哈莉一样照顾自己。

像是知道他们会卡着时间到来一样，菜品也刚好布好，还冒着腾腾热气~他一眼扫过去，哈莉一直嚷嚷的红烧肉当然有一大盘，闪着焦糖色的光亮让人很有食欲，除此之外，油焖笋、糖醋小排、小煎年糕、醪糟圆子一路排开，他狐疑的探头看了看厨房位置，这看起来像是很专业的上海菜，他怎会做这些？

“其实我不常下厨，这些是我曾经请教过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长辈才学会的”像是知道他在疑惑什么似的，张耕宇说；

“我也只有这几样菜还做得还像样，刚好请你们替我检阅一下~”

“张老板，所以你是请我们来当小白鼠的哦~~~”他故意拖着长音……并开始脑内如果真的难以下咽，自己是要当场吐出来还是去洗手间去吐；虽然他不喜欢给人难堪，可是食物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呀，他也不会装假~

“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如果真的不好吃，我再请你们吃一顿披萨？”张耕宇倒是有一说一；

“说的好像我会答应你似的，我自己不会去吃么”这句话他放在心里，出口却还是轻轻地：“没有啦，还是感谢您的邀请~”

哈莉倒是一副看什么都好吃的的样子，小脸儿都快笑出一朵鲜花，张耕宇询问过后给她倒了一杯柳橙汁，然后自作主张的给他们两人各自在高脚杯倒了一点白葡萄酒；

“我酒量不太好欸，担心你等下看我发酒疯”他出口，不由自主带一点抱怨的语气；

“菜可能会比较油腻，这款酒解腻最好；休息日喝一点没关系吧？”“你就算发酒疯，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啦~”

倒都倒了还说这些，他也不好拒绝主人好意，只能暗暗的想等下自己还是喝白开水就好。

张耕宇看着面前一大一小吃饭的样子，从这父女两人的表情来看，即使用再挑剔的眼光，也不否认他们喜欢吃他做的菜。

他还记得他对甜的食物情有独钟，在调味上他也特意加重了一些，他看着眼前的人用筷子夹着一块排骨小心的啃食又怕弄脏手的样子，像极了一只饥饿了很久但却有洁癖的松鼠；

担心注视太久对方会察觉到他的目光，他会特意适时去照顾哈莉；而小孩子则忙着对付她面前那盘红烧肉，他特意切成小小块方便入口，看来这方法很不错，不需要别人照顾，小孩自己在一边吃的滋滋有味，还会时不时夹一块样子好看的身边的他，说着：“爸比你多吃点”；

张耕宇感叹他们到底是饿了多久或者是平时他做菜到底有多烂……开始考虑以后是不是帮他订饭或者是请他常常过来吃；

“如果我们可以住张蜀黍这里就好了，”哈莉满足地插起一块小年糕，“这样就能每天都吃到这些话。”

张耕宇大笑起来：“你当然可以啦，如果每天可以做饭给你们吃，我也会很开心哦~”

“太好啦，这样我爸比也不会再把锅子烧坏了，厨房也不会浓烟滚滚啦”

“咳咳~ 咳”“哈莉你在讲什么啊”他看到有个人捂着脸低下头去，像是被食物呛到了又像是着急；

“爸比，可是如果你再做饭，真的会很危险的~”小孩子很诚恳，可绝对不是撒谎；

“那也不能总是麻烦张叔叔吧，我们今天是来做客啦，快点吃啦”

“好的爸比……”

“你别怪哈莉”张耕宇接过他想讲的话，安抚天真可爱的小孩子；

“你下厨出事故了吗？”他笑咪咪的看着他说；

“哪有到事故那么严重啦，只是不小心火苗蹿得高了一点，最后还是可以吃的”他连忙为自己辩护；

“但还是要注意安全，没关系，以后我会帮你”

他看到对方难以置信的睁大眼睛：“你说什么啊，我也没有求助呀”

“如果烧伤的话，会影响录歌的进度哦，而且哈莉还需要你照顾哦”

“我会慢慢来，……你放心怎样我都不会影响录歌的”

“我是认真的，庾先生，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他在心里说。

“……谢谢，但我很好。”他看着面前的人脸红红、呆愣着笨拙的回应他的关怀，每当别人递去真切的关怀，他还是会露出那种害羞的，怯怯的神情，可这也是他最讨人喜欢的地方，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对他更好一些；

无论他记不记得起来，他都还是他曾经爱上时的样子。

星夜

不知不觉外面的天色已经全黑了，透过摇曳的纱帘，夜空像一片涟漪泛着点点星光，窗外的清冷，映照着室内的和谐气氛。

打心底说，庾澄庆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用餐感受是愉快的，食物做的地道又好吃，主人健谈又幽默，氛围轻松愉快又不越界，他被一种不动声色的照顾包围着，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但渐渐的便越来越自在了，就像习惯了被他照顾一样，这种无比契合的自然靠近，让他有一种两人认识已久的错觉……毕竟他自觉不是太容易被接近的性格，难道是在遭受变故后更容易被打动？无论如何，决定赴约之后的忐忑心情已经随着用餐完毕消散的差不多了，哈莉凑过来问他可不可以去客厅玩耍，然后那边的书架矮格上有一大堆绘本她好想看哦~，他点点头叮嘱了两句，小孩子亲了他一口就跑掉了，他无奈的笑了笑，抬头正好对上张耕宇的眼睛。

张耕宇拿着他桌面上几乎没有动过的酒杯，用眼神发出邀约，于是两人一起到阳台上透气。

张耕宇看着身边的人，可能是饭后觉得热了，他把上衣的袖子挽了起来，松松的堆在手肘附近，露出胳膊弯折部位的旧伤疤，皮肤上的瘢痕早已愈合，颜色却艳红的像一滴血，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刺目。

他看着他一言不发的看着黑沉沉的夜空，夜风吹了过来，吹开了一直遮住他额头的头发，他的头发有些长了，风吹过后便柔顺的搭了下来，衬着他整张脸格外精致，下垂的眼角却又显露出一种哀愁的神色，他白皙的皮肤在没有月亮的夜里，散发着微微的光泽。

张耕宇把高脚酒杯递给他，自己先喝了一口手中的酒，笑着说：“记得有心理学家说过，双手环抱的动作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庾澄庆听了慢慢把脸转过来，看着风中他闪闪发亮带着笑意的眼睛，莫名被戳中而感到不爽；

就算是那又怎样？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想；

张耕宇对他的不回答毫不在意，只是说：“这瓶酒是我特意对这餐饭准备的，餐后喝也好，至少不会浪费”

庾澄庆觉得再拒绝就不礼貌了，只能接了过来，轻轻的抿了一口，意外的甘冽柔和，带一丝清新的果香味，他不确定的又喝了一口，感受到酒液舔舐着舌头，缠绵的流过口腔划过喉咙……

他平复呼吸后，惊讶的开口：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口味的酒？”

“如果我说我是用猜的，只是我的运气很好，你会相信吗？”对方的说辞带着一丝调笑的味道，这关子卖的有点可恶；

“我那么好骗哦，张老板，你别拿我开玩笑”

“我怎么会拿你开玩笑”他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一字一句的说；

“……”他严肃的样子让他有些意外，他一时不知道怎么了；

“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私下我们不用谈工作”他又用无比温柔的语气来安慰他；

“你是在调查我吗？张耕宇”，想起自己刚才喝的酒，这次不再是玩笑的语气，而是认真的提出质疑；

“……”对方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汇来表达，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矛盾神色，果然是被戳中心虚了，于是他毫不客气的继续追问；

“你对其他歌手也是这样？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喝喜欢的酒，这是你的什么手段吗？”

“……你在想什么？我对其他人不会这样，也从来没有这样过。”

张耕宇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幼稚的有些可笑，他的雷达在某些事情上未免也太灵敏，但是这种灵敏有时候又会出现方向感的问题，结果就是他会被撞的鼻青脸肿。

“那你解释一下这瓶酒，还有上次你问哈莉关于我的事”他说得气鼓鼓的；

“你想听什么解释？”忽视他的问题，他生气的样子也真是可爱；

“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不接受没有理由的示好……总得，说清楚吧？”当回到问题中心，他倒是支支吾吾了起来；

“那我如果说的话你不爱听怎么办？”他得提前让他有个心理准备，顺势堵住他的逃走路线；

“没关系，你就说”激将法生效了，对方一副我不怕的样子；

张耕宇直视着那双好看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

“我很喜欢你，所以我做了一些功课去了解你”

庾澄庆还在琢磨这个‘喜欢’到底是哪种喜欢的时候，对方的接下来的话让他脑海里开始电闪雷鸣；

“我想追你，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会继续”

“继续什么？”大脑已经接近宕机，但嘴巴还要逞强；

“我可以对你再好一点，直到你接受我为止。”

没有丝毫的迟疑，张耕宇看起来像是深思熟虑又无比确定，他没有理由再去怀疑他是否弄错了答案或者头脑不清醒。

当一个答案和谜底终于被揭晓的时刻，执着发问的人反而沉默了，他脑子里的排线开始噼里啪啦的短路，这种过于直接的表白和炙热的情感根本超过了他的承载能力。

时间过了这么久，灰暗的婚内生活磨掉了他的年少情思，他都快忘了被人爱着的感觉。

从小娇生惯养众星捧月的经历，养成他即骄傲又沉默的性格，年少时他不必要求什么东西，总会有人把所需所用送到他面前供他挑选，他也习惯了在生活上被全须全尾周到细致的照顾；很多时候他被同窗伙伴笑称是“温室里的花朵”，但是他从来没觉得温室里的花朵有什么不好，即可以不必要承受苦难和磨练，又可以散发出香味让大家喜欢，多好？所以他从来没有反驳过，或者试图去证明什么，这样的生活自己习惯的轨道上，让他感到安心又舒适。

可是在情感上，在要命的爱情上，他向来是被动又过于理想主义的，即不希望接受一段没有承诺的激情，亦不想交付于一个不想终身陪伴的伴侣，于是他像按他生活的模式，一样的矜持等待、谨慎选择，最终他选择了一个他决定要保护的人，而那段不被看好的感情里，他像孤注一掷的赌徒一样投入了自己从小累积起来的关于爱情的古老愿望，最终的结果却是被现实打的一片粉碎。

除了哈莉是这段感情的证明，他不知道自己身上还剩下什么，他已没有关于爱情的任何想象能力；

他没有燃料了。

可张耕宇给他的是什么呢？他开始想到那夜飓风来临时，燃烧的白色蜡烛香味，细雨里他为他撑开的雨伞，录音室里显而易见的关心和陪伴，得意的为他伴奏，总是会包容他的各种龟毛习惯~，会责备自己太拼了不注意休息……一帧一帧的画面被打乱了顺序，像蒙太奇画面不断闪回……

他意识到自己自欺欺人的程度简直可笑，明明下了决定要勇敢独立，不再接受任何人；但当一份过于真诚的爱意袭来时，自己又是那么容易的陷了进去，糊里糊涂的接受对方对自己的好，连人家的表白，都没有办法狠心去拒绝，这样的自己，真是太糟糕了。

张耕宇做错了什么事呢，他只不过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而已；这是一段注定不会开花结果的感情，他心知肚明，却还在贪心的透支着他的情意……

想到这里，他的双眼被泪水模糊，心里酸楚至极。他一直以来正直无比的人生和界限严格的社交习惯，像是被张耕宇融化掉一样开始偏离轨道，自我厌弃和羞耻感折磨着他，他的眼泪流淌得更凶猛了。

张耕宇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不必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察觉到他的沉默和紊乱的气息，张耕宇侧身靠近他的肩膀，在他还没有躲开之前握住了他；

看到他的眼泪，他也没有任何意外的慢慢帮他擦拭掉，他的手微凉，指腹带着薄薄的茧子，摩擦着他的眼睑痒痒的，他没有拒绝男人的动作，他贪恋着这样的温存，也试图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

“你不用害怕，也不用躲藏，我只是想要好好爱你。”

“可这不值得，这一切是不值得的……”

张耕宇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话，以为他只是天生的害羞又保守，看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泪眼朦胧的看着自己，细长的睫毛随着气息颤动，这画面依旧让他着迷；

他紧紧地握着他的胳膊，帮他拭去眼泪的手指顺着耳际拂过发际，他柔顺的头发在夜空中变的凌乱破碎；

这一刻，即使他没有喝醉，他也不得不低下头吻他；

这个吻一开始是平静的，带有一些怜惜的安慰，可当被吻住的人发出了那种呜咽的声音，他不希望他会因为羞耻而逃走，于是故意用强势的力道啃咬他的嘴唇，怀里的人开始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发出挣扎，虚弱的喘息过后他放过他的嘴巴，转而开始攻击他的脖子。

庾澄庆感觉到自己的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异样的酥麻从身上传来，后颈又刺又痒的疼痛感再次蔓延开来；伴随着男人的动作，他开始挣扎却不得其法，反而将更多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

连绵的吮吻从脖子流转到锁骨，热烫的温度一直在舔弄他锁骨处的小窝……一股浓烈的枫木的味道再次袭来，与夜风混在一起在他身上洒下火热的种子，味道几乎像海啸一般的铺天盖地，如果不是男人圈着他，他腿软到几乎已经快要站立不住；他喘着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咬咬牙推开他；

“你搞清楚，我根本不想和你在一起！”

“.....”男人退后了2步，眼神闪烁，定定的看着他。

对方沉默了好久，久到庾澄庆以为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才终于说了一声：“好”。

他又轻轻的说：“我送你们回去。”

PART V

退缩

那晚送他们回去时，他拒绝了他的帮助，坚持独自背着睡着的哈莉；也许是觉得送小孩回家比较重要，他没有执拗到底，还是听了他的话，乖乖的跟着他上了车。

亲昵的触摸，酸涩的眼泪，火热的亲吻，仿佛像没有发生一样，两人一路没说什么话，只有安静的呼吸在车厢内回弥漫。

扶着方向盘时，张耕宇希望他能够像孩子一样陷入睡眠，至少可以减少他的心理负担——他推开了他，但碍于照顾孩子，又不得不坐上他的车，别人也许觉得这只是便宜行事，但对经历了那些变故的他来说，或许只有尊严受损，想到这里，张耕宇少有的感觉一丝后悔。

他不由得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

这是一个无人的街口，绿灯闪红的间歇期，柏油马路上残留着清洁车洒过的水痕，折射在挡风玻璃上打出一片模糊的红痕。一直没有出声的人并没有睡着，他一只手握熟睡着的小手，另一只手搭在车窗玻璃上，小巧的指节无意识的抖动着，眼睛低垂，眼神在虹色里投射出一片黯然。

我只是想走到你世界里去爱你，为什么你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移开视线，像是下了什么决定一样，他用力踩下油门。

--

这一晚过后，两个人默契的没有再次提起。而录音工作照旧，在公司遇到时，张耕宇还是会对他点头微笑，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忙碌。

录音室里无论是同事的态度，成堆的零食，活泼的马尾辫助理都还是同样的配置，工作起来他仍然可以沉浸，投入，只是张耕宇过来的少了，助理对他说老板最近在谈什么并购案件，忙到觉都没得睡，又常常要飞大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无论有意无意，他最近常常录完之后一个人留下来检查demo，但每当音乐响起，他却会越来越多的陷入神游的思绪。

他无法控制的想起那个情绪混乱的晚上。

他想起他拂过自己耳边的手，他有一双很好看的手，第一次见面时，他为他撑伞，那双握住伞柄的手掌宽大，指节修长，他感叹这真是一双很适合弹吉他的手，对比自己不够修长，常常被朋友们取笑的“小叮当”手，还真是不公平得令人羡慕~后来他才知道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甚至不输给自己；但每当他自告奋勇的为他伴奏，他却忍不住要亏他连拍子都进错，肯定是最近疏于练习了，然后自己拎起吉他秀上一段，每每这个时候，被取笑的那个人并不生气，反而会露出温柔的笑容，在旁边静静的欣赏，会找机会夸自己‘弹得很棒’。

他想起他亲吻自己的神态，小心翼翼，带着怜惜，似乎在观赏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又像是透过他的眼要看到他的心底；那种眼神既陌生又熟悉，但他搜遍回忆角落也没有答案。被他抱住时，他全身的刺都自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头晕目眩，腿脚发软，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每一处细胞都在渴望他的亲近，可如果自己已经割掉了腺体，为什么还会对他的气味如此敏感？他不想自欺欺人，在他面前，自己的虚弱无所遁形；他坚定的给予，可自己却连推开的姿态都那么狼狈。

他想到他在他耳边低语时的样子，他说着不要害怕，诉说着想要爱他；可是他可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么？这句现在想起来有些突兀的安慰，让他觉得内疚，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害怕爱，更不害怕你的爱。

一直以来，他见识过各种各样没有来由的热情和目的明确的追求，他不是不知道人家渴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只是真的很擅长把自己伪装在状况外；生来已经属于弱势性别的一员，习惯性的伪装强大是他仅有的选择。他见过很多美好的皮囊和鲜活的面容的褪色，他知道有人会选择攀附更强大的性别让自己活的更容易一点，但他不屑于这样也不需要这样……可灵魂的契合谈何容易？生理需求无可避免，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在一起牵手，约会，亲吻，结合……这种流程式的感情他根本碰也不想碰，从父亲猝然离世，到上一段关系的瓦解，他的心也随之缺了一块，像是再也敲不出声音的钟，坏了的东西怎么样去修补？他不知道。

与他而言，爱是麻烦的事，爱是激情，爱是理想，爱……同样也是责任。就像鱼群永远不了解海鸥的想法，蔚蓝的海水只会让那飞翔的生物溺毙。

一颗空洞乏味的心，是没有办法为一腔爱意给出回答的，是的，他不会明白，他希望他永远也不要明白。

就当我爱不起罢，就当我不识相吧……你是很好的人，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他轻轻的对自己说，也像是对脑海里的他给出了诀别。

一滴眼泪砸在他的手背上，他凝视了一会儿，慢慢的用力抹掉。

礼物

今天他没有回FM报道，事实上这是他告假的第二天，张耕宇听说之后，站在录音室门口问了自己几句，在确认没事之后，认真的叮嘱自己注意休息，记得好好吃饭，他点点头算是答应。

他在说话时，他没敢看他的脸。

前一段这张唱片里的几首歌都录得很顺利，FM的录音室24小时为他开放，录音师也随叫随到，每天的效率都不错，即使是再挑剔的自己，也不得不说这段工作旅程无比愉快，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自由自在创作和歌唱的感觉。

在混乱的情绪背后，能够顺利的完成既定的工作安排，让他感觉到生活中终究有些事情自己可以掌控的。

庾澄庆今天在家收拾小孩子的行李，手忙脚乱的弄了半天，终于把衣服、水壶、零食、洗漱用品的等一堆东西收拾的七七八八。

六岁小孩的东西本来就多，但参加一个冬令营，居然想要带去的物件比平时更多；“但不带万一哈莉需要怎么办呐~”，一边念念有词，他一边揉着自己的腰。

随着天气转暖，哈莉的年级组织了游学冬令营，哈莉兴奋的问他可以去吗，他只是看着孩子眼里的期望就想松口答应，但为求谨慎，还是找要了资料仔细确认了一番；看到哈莉喜欢的手工和绘画课程都有，还有特定的季节动物观测活动，他想到哈莉最爱小动物，这对她的身心都好处。

最终他在家长同意书上郑重的签下自己的名字，哈莉高兴的抱着他的腰半天不肯放手，今天上学时，幼崽又扑过来亲了他好几口，看到那张闪耀的笑脸，郁结的心情也纾解不少，只是哈莉一去就是一周，他有预感到接下来的日子会很难过。

“哈莉，爸比想你可怎么办？”不过你放心，爸比要学会跟自己相处。

终于收拾完毕，长吁一口气，他把哈莉最爱的米奇包包放进儿童行李箱的最上层，然后拉好拉链。

--

“天健？你回来啦！”开门看到老友的面孔，他有点讶异；

“我行李还没放下就来看你，看我对你够意思吧？”刘天健进门看他闷闷的，有意打趣他道；

“你可以先回工作室再给我电话嘛，我又没有急事找你你~”他却还不领情；

“太无情了，亏我还给你带了一堆好吃的~哈莉呢？”

“哈莉参加学校组织的冬令营，这会儿在学校参加开营仪式~”

“哦，很想哈莉耶，我给她带了她爱吃的那种棉花糖哦”

“谢谢你啦！不过小孩子不可以吃太多糖啦”

“好啦好啦，难得买到的啊，就你啰嗦~”

刘天健拿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还另外带着一大袋东西，体积快比行李箱还大；

听到有好吃的，他的表情瞬间生动了起来，像一只饿了很久的小猫，立刻准备拆袋看看装了什么。

“哎呀有凤梨酥有蜜麻花还有芒果干……你先给我倒杯水啦，到底有没有人性哦”刘天健持续吐槽；

他吐了吐舌头，赶忙去厨房给老友倒了一杯水，为自己拿了一盒果汁。

“我又没让你带这么多，吃不完岂不是浪费，再说你打个车又不会有多累”

“没打车，耕宇去接的我啦~”

“张耕宇？”听到这个名字，他啜饮果汁的动作一滞；

“对啊，不然还有谁，哪像你那么对朋友那么无情，话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想起老友把自己送到这里后离开时的表情，刘天健疑惑问道；

“没有。”他迟疑了一下才回答。

“真没有？我邀请他一起过来坐坐，他却说有事要先走，我记得你之前电话说与FM合作的不错，老板也很好相处来着，也爱听你喜欢的音乐欸？”

“是那样不错……但吵架是真的没有啦，干嘛八卦我？”

“我不是八卦啦，我是担心你们彼此看不顺眼，毕竟……”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刘天健默默吞下了后半句话。

“怎么会，他人不错，也很专业……也挺尊重我的。”“还有两首歌就录完了，你放心好了。”

与天健随意闲聊了几句，老友带来了一些母亲和姐姐的叮嘱，让他记得天冷加衣，让他这边完结后返家一趟，母亲准备了自己最喜欢吃的老上海菜，“手艺最近练得更好了”，等他回去品尝打分。

他想母亲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有个人可以做出风味相似的家常菜，令他甚至怀疑母亲偷偷传授过技巧给他，想到这个，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浮现在他的眼角，对面的刘天健看在眼里越发疑惑。

“怎么这人一会儿闷闷的兴致不高，一会儿似笑非笑的神神秘秘，这里面必定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正打算刨根问底，老友跑到旁边接电话，大概听得出是在和哈莉的老师通话；

借着这个空挡，刘天健想了想，又逐渐压下好奇心，觉得应该等老友自己来讲；虽然按他的个性不一定会告诉自己实情，但目前来看还不算糟糕，情绪变化快倒反而是好事；

毕竟恋爱中的人，哪个不是疯子？改天去问耕宇好了，到底有什么进展，这两人居然像约好了一样瞒着我！

“天健，等下你走的时候好像顺路诶，载我去送行李到哈莉学校吧？”

“不用麻烦了，我直接带过去吧，我认识路！”“顺便带上我买的棉花糖好了~！”

--

他怔怔得看着手中的盒子，墨黑幽深的黑胡桃木的材质，散发出好闻的味道，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天健临走时从拎包里拿出这件看起来就很贵的东西，撂下一句“张耕宇让我拿给你的，说是送你。”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老友就风风火火的离开。

什么东西他自己不会送来？他有些忿忿地打开抽拉式的盖子，是一瓶红酒。

旁边静静的躺着一张卡片。

卡片正面画着一支白茶枝叶，幼嫩的新苗在木浆纸上静静的展开。

犹豫了片刻，他将卡片拿起来，背面用墨水笔写着一行工整的字。

他认出那是他的笔迹。

这瓶酒我们没有喝完，你说你喜欢，忘了让你带走。

慢慢喝掉它吧，适度一些，对身体有好处。

失眠的时候也可以喝，但最好不要有失眠。

那天失礼了，希望你不要不开心。

张耕宇

指腹摩挲字迹，笔力透过纸背，而墨迹却早已干涸。。

他看着暗色瓶身内透着光的晶莹液体，把卡片拿出来，犹豫了一会终究没丢掉，而是放在了枕边。然后小心的把盒盖封好，放在置物柜最深处。

PART VI

叶子

张耕宇的航班延误了两次，航司服务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推荐他改签，他还是拒绝了，连对方附赠的五星级酒店夜宿服务也一并推掉。

还算幸运，最后总算成功复飞，但落地台北估计也要晚上十一点以后了，算算搭车去市内的时间，大概午夜时分才能回到居所。

他想，能提前一个白天回到他在的城市也是好的。

看日程计划，今天他应该有拍摄计划，可手机里置顶的工作组却异常安静，连平时喜欢po剧照的监制没有任何动静。

眼看已经准备登机，他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准备抓个人直接发消息调查，飞机广播提醒已进入滑行；

无奈关掉手机，一切等落地再说。

--

今天真是不走运。

导演选景选了一个月，合适的拍摄场地也布置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健康的歌手出镜。

结果他莫名其妙就感冒了，低烧38度，头疼欲裂。

监制交代他“前一天要睡足一点哦，最好泡个热水澡就快去睡觉，不然第二天眼睛会肿的；”“也不会不好看但是粉底打厚了又不舒服”

他一向对这种需要劳师动众的工作十分戒备，生怕出什么岔子让所有人跟着加班；于是谨遵叮嘱，拍摄前一日晚饭只吃了8分饱，早早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就在床上等着入睡；

也许是太久没有拍摄，也许是过于重视，结果就是他彻彻底底的失眠了。

凌晨三点，整个城市陷入深睡，他却只能盯着天花板发呆，最后嗅闻着枕边那张卡片上传来若有若无的枫木味道，让他晕乎乎的沉溺其中，他才勉强睡着了一会儿。

拼拼凑凑，整晚睡了大概只有2小时不到，第二天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出现在片场也不足为奇。

化妆师看到他之后什么也没说，扭头就去工具箱找合适的粉底，把箱子翻得哗啦啦作响。

导演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动作力道很轻他却一个趔趄。看他脸色苍白眉心淡青，身边的监制凯文轻声建议：“要不今天先回去休息？等感觉好一些再来拍？”

“没关系，都布好场了，我们动作快点，这样大家都能提早收工回家休息。”因为自己的问题耽误团队的进度，他是万万不愿意这样。

见平时最会沟通的监制都说服不了他。其他人只能乖乖照做。

所幸要拍摄的MV剧情很简单，剧情是一人和爱人分手以后，像游魂一样孤独的在房子里吃饭，浇花，弹吉他，睡觉；他对自己的演技毫无自信，怯怯的导演要怎么去演，但导演只让他面无表情就好，加上他今天的脸色即使涂了粉，在摄像机的灯光下也显得格外惨淡，两者结合，一张看不出表情的冷白面孔，倒是很符合剧情要求。

克服了经久未拍摄的不适应，他也渐渐投入其中，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大家鼓励的掌声让他甚至有了一点点自信，导演大呼一口气说可以收工啦。还好，虽然身体不适，但凭借着意志力的支撑，有惊无险顺利收工。

凯文坚持要送他回去，他把身体塞进座位。头疼欲裂，脸颊发烫，身体倒像裹了冰一样寒战不断，凯文提议要不要去看医生，他坚决不要，身体不适会的样子各种狼狽，他只想自己待着，下意识的，他也不想让别人看见；

“送我回去就好，吃完退烧药休息一夜就没事。”他用不大的声音说道，语气很笃定。

最终车子还是径直开到了他的公寓门口。

--

刚进门，哈莉的老师打开电话，然后哈莉很快接过电话跟他讲冬令营发生的趣事，兴致满满，故事一个又一个，虽然不适感让他很难集中注意力，他还是耐心的和孩子聊了一会；

“爸比，你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你生病了吗”

“没有啦，爸比只是今天工作有点累哦”

“好哦，哈莉不在，爸比要按时睡觉，不要看电视看太晚啦”

“哈莉，好像你变成了我的爸比，好细心哦”

“爸比记住哈莉的话就好啦”

“好啦，爸比知道”

“爸比，哈莉很喜欢观鸟课程，可以在冬令营多待几天吗”

“哈莉喜欢就好哦，爸比当然同意”

“可是，没有人陪爸比，哈莉不是很开心”

“是有一点啦，没关系，哈莉要记得回来给爸比讲好玩的事，作为补偿哦~”

“好啦爸比，爱你！”

“爸比也爱哈莉，你最可爱哦~”

挂掉电话时，他的脖子已经被冷汗浸透。

他挣扎着在浴室里待了一会儿，为了让自己快点暖和起来，用仅剩的一些力气擦洗了自己的身体；这个季节的夜晚，居然可以寒冷至此。

准备躺下时，昨夜难捱的失眠让他有些害怕，他想起那瓶他送过来的红酒。

打开木盒，人病着动作也不利索了，好在瓶口的木塞做了开瓶设计很容易就打开了，他毫不犹豫的为自己倒了一大杯，以怎么不优雅的姿势仰起脖子灌入喉咙。

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入躯体和四肢，他打了个寒战，低头发现瓶身下还压着一层信纸。

两页信纸被对折后，安静的躺在那里，他愣了几秒，小心的展开；

庾先生：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这样称呼你。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认识你的时候，看到姓名簿上你的姓氏，很特别。

那天在阳台上，我说过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为了多了解你，这是真的。

从职业关系的角度，我想要了解你的音乐喜好，你的做事方式，你想要呈现的效果，你对支持团队的期望，来评估我们的合作怎样可以更愉快。

希望你可以在音乐里获得快乐，我不想看到你连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却还要有顾虑。

从私人感情来说，我欣赏你，也很喜欢你。在这在你看来这也许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我知道，从一开始见到你，我就很难把眼睛从你身上移开，后面的日子只是不断的加深确定而已。

如果我们能控制自己内心的情感，那很多美好的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吧，我宁愿被你拒绝，也好过我没有开口。

我是有一些自私的，这样看来。

自私的对你表白、自私的靠近你，自私的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

我已经错过了你太久的时间，久到足以让我无法原谅自己，你曾经走过的路，我应该在你身边。

我们这一生，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人和事，如果我想要的守护的人被我放开，我应该会追悔一生吧。

你现在有一些脆弱，一些不确定，甚至不再相信幸福这两个字，我说过，我做过背调，而你的表情又完全不加掩饰。

你的不安，我都明白。

我想起我的父亲曾经痴迷园艺，时常一个人躲在花园里修枝剪叶，我曾经看过他把长得不错的枝叶剪掉，我不知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告诉我：

“看起来长得很好，实际上消耗了太多的根基能量；要果断丢弃掉。剪掉了坏的部分，把伤口暴露出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植物很强大，它会慢慢修复。”

父亲的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一直想如果我能拥有一株自己的花，我也要做那样的园丁。

你记得我们都喜欢的那首歌《Heaven》吗？我记得你曾经给我描绘过你心目中天堂的样子。

你是一个纯粹的理想化的人，你为你生命中的人和事仔细、小心得排好了顺序，这样很好，你希望他们都在的画面，才是你的天堂。

我心中的天堂则不需要那么多人。

只要有你就足够了。

那天让你伤心了，那不是我的本意。

但我不后悔，如果有再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吻下去。

这瓶酒，是你喜欢的口味，我找了好久才买到1986这个年份的，这是对你意义特殊的一年。

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有喝它，那样很好。

如果你不会喝，那这封信就让它埋藏起来，没有关系。

请相信，你是世界上最值得幸福的人。

无论是否有我的参与，你都是。

张耕宇

他默默的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无力的把额头抵着薄薄的纸张，任眼泪打湿那些文字。

在城市的另一边，飞机引擎在深夜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后，有个人刚刚落地。

梦醒

庾澄庆做了一个梦。

酒精的催化和模糊的文字仿佛有无穷的重量，他脱了力一般的躺在床上，却像是躺在海底。

隔着层层叠叠的水草穿过光线遥望着岸上，他看到一个十八岁的自己，和同伴们纵情欢笑，在民歌餐厅穿成大人的样子，梳着油头，稚气未脱的脸上显露出得意又生涩的神态，演出结束，他们欢呼的在舞台大喊大叫，把吉他砸在地上，扬起一捧烟尘。

他感觉到自己回到了那个飓风肆虐的夏天，他潜入到一片泥沼一样的水里去打捞一把吉他，还有一个人的安普，岸上有人在焦急的呼唤着他；他朝着更黑暗的纵深中凝望，突然有人大力把他从水里捞起，红着眼睛对他吼着你不要命了……那个人很焦急，他的脸很熟悉，当他要叫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又一路向下落入空间的裂缝，往更深的海里降落。

他看见无数的时针幻化出锁链缠绕着飞速流转着的画面，那时在当兵时度过的时光；他沉醉于自己的创作每日与吉他为伴，他看到岸上的自己拿着一叠手稿和随身听兴奋在跟身边的人说些什么，那个人低着头戴着耳机，双手随着音乐在轻轻的打着拍子；他们两人仿佛再一个结界中，一切安静的可怕，只有手打拍子的轻轻响声。在丝丝缕缕的水流缠绕中，他看见了那个人转过来的侧脸。

他看见了他，那是他记忆中一直走在他身前的人，那是他想到就会头痛欲裂却看不到面孔的人。

那是张耕宇。

他先是温柔地望向拿着手稿的自己，然后眨眼，露出一个赞许的微笑，他在耐心的说着什么，而少时的自己则拿着手稿笑得既明亮又活泼。

他看见他抚摸着自己的脸，笑着吻自己，然后开始加深了这个吻。

在无尽的水光波澜中，这个画面裂成了无数个，在他眼前碎掉。

他听见自己无声的恸哭，眼泪不断的溢出来，但很快就消融在海水里。

如蛛网般细密的水草在他很身上开始蔓延，他感觉到无法动弹，浑身湿黏；

有人在岸上叫着他的名字，越来越大声，但他像是封冻在逐渐凝固的海底，竭尽全力却无法发出丝毫声响；

一股无比熟悉的味道闯入，他再次闻到了枫木的味道；后颈处很久没有感觉的伤口，痒得发疼，白茶的幽香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浓烈的要把他焚烧成灰。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了，他知道。

--

张耕宇和监制沟通后就赶了过来，看房内有昏暗的灯光，试着敲门但完全没有应声。

他睡觉从来不会这么沉，担心他烧糊涂了，他只能用工具弄开了大门，手段非常规，但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

房间里亮着柔和的夜灯，他担心的人在床上侧躺着，薄薄的毯子被踢到一边，他的呼吸声并不浓重，但房间里充斥着白茶的幽香，使得气氛暧昧不明；

他压制住自己翻涌的气血，脱下外套，走进床边，去查看他的情况。躺着的人像是察觉到有人在房间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打湿的睫毛张开，朦胧的泪眼看着他，嗓音嘶哑：

“张耕宇，我知道……”他凑近他，温热的气息呼出在耳侧，有点痒。

“嗯，我听着”

“我知道你……”

……你知道什么？”他扶着他，让他躺的更舒服一些；

“我知道你……是一直喜欢我的吧？从……从很久以前开始”

“是的。”

回答又短又轻，却像是耗费了他全身的力气。

听到这句回答的他脸上一片湿痕，嘶哑的艰难的发出声音，用力的说：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

“我们很早很早之前就在一起了。”

张耕宇觉得自己生命中最山呼海啸的一句话莫过于此，像是舞台上灯球疯狂旋转时如走马灯一样的回忆世界闪耀在眼前，为了这一刻，他等待了太久了，似乎之前那场漫长的错过和遗忘，都是为这一刻的高光作为注脚。孤独的爱意犹如悬崖勒马，这一刻他的情感终于可以恣意决堤。

看到男人表情不似高兴也不似悲伤，难得坦诚的他被陌生的欲望折磨的全身发软，他有些紧张，张张口想说些什么，却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枫木的气息席卷而来，侵略每一处感官，他开始感到透不过气来，挣扎着想呼吸，雪上加霜的一个吻堵住了他的话语，封住了他的唇舌，瞬间天旋地转。

回过神来，后背已经陷入了柔软的绒痰里，躺倒在了床上。他挣扎地推了一下，是不想让自己身上的汗也染上对方。而这个推拒却收效甚微，这个逐渐加深的吻掠夺了他肺叶里仅有的空气，舌尖撬开牙关，甚至不知轻重地噬咬了两片嘴唇和贝齿，铺天盖地的枫木暗香卷入到白茶的气息中，终于被放开时，他开始大口喘息，头脑一片混乱。

深深的看着他的男人，眼神越发暗沉，他的唇角被吻住了，一路延至耳侧、颈窝，他被压制得动弹不得，瘫软在床上。铺天盖地的枫木味道放肆的包围着白茶的香味，一丝轻吟声漏出来，封冻的冰终于温软如春水。

在高热的折磨下他有点恍惚，眼前人虔诚又果决，把他视若珍宝又毫不留情的开拓着他的身体，他有些害怕，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男人的左手按着他的肩膀，右手在他的睡衣下的皮肤上煽风点火，他越发感到一股潮水在体内翻涌，他扭动了一下身体，徒劳的拉住了居高临下的人；

“怎么了？这样你不舒服吗？”语气极尽温柔，动作略微停滞。

“没……没有。”他吞吞吐吐的组织语句，想说自己感觉有些害怕，但又不想他因此而停止，于是他犹豫了；

男人亲了亲他的颈侧，用眼神抚慰他；

“乖”

他忽然感到莫名的羞赧，修长的手指在他身体更深入的地方探索，侵入的一刻，白茶的香味更加销魂蚀骨的绽放在两人之间，几乎冲昏了两个人的头脑。

庾澄庆感觉自己比想象的还要渴望他的碰触，这一认知令他紧张得战栗，想要压抑又忍不住渴望，他情不自禁的释放出丝丝缕缕的味道，张耕宇皱起眉头，他实在很难忍耐不去标记他，可他的状态实在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被标记，可身下的人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这简直是巨大的考验。

被握住腰侧进入的一瞬间，他被男人的动作带起身体剧烈颤抖，齿间溢出呻吟，腰背难耐的弓起，像是在抵抗这种不适感一样蜷缩着，他的手臂无力的环抱着他，像拥抱世界上最后一个同类一样拥抱他。

凝望着身下人的脸，张耕宇感觉到内心的酸楚哀痛且真实，他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时，就爱上了他。时至今日他唯一的爱人终于回到了他身边。他让他走失了那么久，又自私的要在最脆弱的时候靠近他，想再次拥有他，在这一刻之前，他甚至不确定他这样做是对的，幸福的彼岸和重蹈覆辙的深渊仅仅一线之隔，他庆幸自己从未想过放弃。

下半身紧密地贴合，细微地呼吸都能被感知。一块冰终于融化在他的怀里，他把嘴唇贴在净白的颈间深吸了他的味道，发出邀请；

“别害怕，难受就抱着我”

还没来得及反应，敏感的内里被点燃，被深入……他高热得身体开始承受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深入，敏感点被碾过，无法抗拒的快感过电一样传遍周身，无效抗议的尾音在亲吻中被吞没，一种酸胀感从身体内部传来，他疲于应付，招架不住过于密集的爱抚，只能小心调整着角度，迎合着接纳着；高潮猛的袭来，他的味道铺天盖地，他痉挛得包围着深埋在体内的火热，拼命忍住才没有叫出来，然后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他的喘息。

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反应，他尴尬的说不出话。感到自己的脚踝再次被拉开，绵软无力的双腿只能任由他的动作，占有欲十足的味道再次迎了上来，他身体深处的余热未退，新一轮的撞击又开始了，缺氧感继续让他说不出话，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肿胀感击中了小腹，娇嫩柔软的内腔口被进入，感觉到体内被缓慢撑开到几乎承受不了，他感觉到太阳穴突突得跳，然后用尽全力发出声音。

张耕宇通过口型依稀辨认出自己的名字，他抚上他的后颈之前，他已经开始求饶；

“这样你会舒服一些，我不会太过分”他安慰着他；

“都这样了还不过分吗？”一双眼睛，红红的含着泪瞪着他，他咬着嘴唇说；

他亲了亲他的眼睛，手指触摸着薄薄的皮肤，他的腺体几乎触摸不到，可是这浓烈的白茶味道几乎要把他淹没，他看着他的眼睛，带着完完全全的依恋躺在他怀里，他低头咬上他的后颈，释放出自己的味道，浇灌着那片温软的皮肤；下身随之放肆挺进，微凉的体液随着他的动作刺激得身下的人抑制不住的抽搐着，看他睁眼失神的模样，他只能再次深深的吻住他，用嘴唇传递心声；

“我爱你。”

他们维持这个动作许久，空气中焦躁不安的白茶味道被慢慢中和，收敛，只剩下清淡的幽香环绕着两个人，张耕宇小心翼翼的安抚着怀里的人，吻了吻他汗湿的额发。

庾澄庆感觉到身体里交替的高热和寒冷都消失了，他贪恋着枫木的气息，闭着眼睛，在那个怀抱里蜷了蜷，像蹯足的猫。

“你可以陪我一会儿么。”

张耕宇感觉到自己腰上的手臂收紧。

“多久都可以。”

“嗯。”猫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轻轻的应了一声。

“你先睡一会儿，我在这里。”

没有回应的声音，只有浅浅的，有规则的呼吸声在耳边持续着。

冬夜漫长，我不再是孤单一人。

Part VII

决心

激烈的结合过后，他原本周身释放出的白茶香味渐渐被安抚，房间里充斥着的味道像是被稀释了一般，从狂乱不安变为清幽绵长，最后他变成一株被浇灌完好的植物，在他怀里释放出中和了枫木味道的沁甜茶香。

他像乏力一般躺在他身边，他试着低声唤了他的名字，可回应他的只有微弱的气息和紧闭的眼睛，他仔细的测了测他薄汗下的脉搏，应该只是陷入了如昏迷一般的睡眠，看着他微蹙的眉头，张耕宇思虑片刻后，轻轻挪开两只缠在他腰腹的细白胳膊，翻身下床。

他找来了温水，退烧药和毛巾。

用嘴对嘴渡给他的方式喂水喂药，把毛巾打湿，擦拭他出汗严重的大腿内侧、膝盖窝和胸口，柔和的夜灯下他的皮肤像玉一样发出细腻的光泽，他闭着眼睛乖乖的任他摆弄，只是鼻头时不时的皱几下，像某种已经陷入冬眠的小动物；渐渐的，他浑身的高热也逐渐褪去，最后慢慢的恢复到他原有的，比正常人略低的微凉温度。

张耕宇暂时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退钱就好。接下来，就是陪他渡过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的潮热期；正在他思虑这些摆在面前的难题时，熟睡之人的手机在地毯上发出阵阵震动的嗡嗡声；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张耕宇躬身拾起不知道何时掉在地上的手机，看到已经积累了快10通未接来电，之前的几通应该来自于他自己，而现在呼叫中的，屏幕显示出熟悉的名字。

他想了一下，仍然按下接听键。

“天健？”

“.....怎么是你？哈林人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这之前我也打过你的电话也是关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吵架了？？？”

面对急性子的老友连珠炮似的在电话对面轰炸耳膜，张耕宇无奈地把听筒移得稍微远了一点；

“我在他这里，我下了飞机就过来了。”

“哦……他一直没接我电话诶，说好了让我给他回个话的，他人在哪？”

“他睡着了，现在不方便叫醒他，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

“……他生病了吗，还是…”一向急性子的天健少见地有些犹豫；

“嗯？”这下子轮到他好奇了；

“下午他提到最近很容易累，肚子疼，还有点失眠，难道他到了特殊时期？但我继续问他就不说话了”

“……”张耕宇一时沉默着，脑子想的却是他这么难受的时候，自己居然还跑去出个什么差；

“他现在怎么样？耕宇你还在吗”老友的呼唤声把他的神思拽回来；

“我过来的时候他烧得有些厉害，也确实如你猜测的，他应该是FQQ到了”

“……那你说他现在暂时ok，…啊。难道你标记了他？”老友一向有啥说啥；

“按惯常意义上，我只做了比较完整的临时标记；”

“……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要跟他坦白吗？”刘天健没想到这一切发生的这样快，但也在预料之中；

“他的记忆可能恢复了一部分，但我没法确定事情全貌，总之等他醒了再说。”

“如果他醒了之后又后悔，你该怎么办？”刘天健在心里想就当是我多事，可我还得问；

“他后悔他的，我坚持我的，这不仅仅是为我自己”张耕宇语气笃定；

“好，你想清楚的话，我没什么好说的”刘天健像放弃了一样，语气变的无奈而柔软。

“不过，他之前经历了那样的事，耐心一些吧。”他还是不放心的叮嘱着，不知道为何面对这两位冤家路窄的老相识，他差不多已经要变成情绪垃圾桶兼琐事调解员。

“我知道……谢谢你，天健。”这是无比诚心的一句感谢，张耕宇一字一句的对电话里的说着；

“你很肉麻诶，好啦好啦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哈林好了告诉我一声，如果需要我去接哈莉记得给我发信息，拜~~”老友对面的挂机生意比他的话还更早的传过来；

张耕宇摇了摇头，实在是无奈又感恩有这么赤诚相待的，又聪明过头的老友。

噩梦

挂掉电话，张耕宇拿出自己的手机，邮件安排了接下来的工作，他想接下来至少一周的时间，他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小根据地，总之不可能在这个特殊时期离开他半步；

然后他听见有人从睡梦中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

一开始只是细微破碎的声响，然后他意识到是细细的哭声，看了看手表，凌晨2点半；这个时候连外面的猫虫动物都已深眠，夜风的声音也消失了，于是啜泣声显得格外突兀，清晰可闻。

张耕宇迅速走到卧室，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见床上的人蜷缩成一个很不舒服的姿势，侧着身体颤抖着，上衣被动作掀开，露出一截柔软的后腰，可怜被子全部被踢下了床，他走近他的身边，发现他额头全是大颗的汗珠，他把水放在床头，轻轻地扶起了他。

“哈林，醒醒”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他靠着的半边枕头都被浸湿。

“……”他哭泣着睁开了眼睛，泪水依旧不受控制地顺着他的脸颊流向脖颈，他激烈地喘息着，声音带着哭腔，“抱歉，我做噩梦了……”

张耕宇把被子捡起来坐在他身边，帮他抹掉额头的汗水和眼角的泪水，低声的问他；

“你经常做噩梦吗；”

“不，只是偶尔”他艰难的坐了起来，眼睛里还有散不去的恐惧，他摇了摇头像是要把梦中的恐惧事物给忘掉，汗湿的头发甩除了一丝弧线，他惊魂未定的看着张耕宇的脸，有些不可置信。

“不要害怕，是我。”张耕宇知道他在疑惑什么。

庾澄庆迅速地摇了摇头，发出声音，听起来更像是在抽泣；

“我有吓到你吗？”他的脸上有一种病态的神情，像是被窥探到不想说出的秘密一般；他依然在哭，眼角红了一片，睫毛也被泪珠打湿了，眼泪混着额头的汗顺着脸颊像链子一样流下来，滴落在他的手上，而他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耕宇感觉到自己的心像被揪了起来，被噩梦折磨，却还会担心对他造成困扰，他变得礼貌而克制，不再随意发散他那天生骄傲的性子；他们的结合是一场梦吗？他怀疑自己在他的心里，仍然是一位客人。

张耕宇轻轻的把他往怀里按了按，他顺从的把脸埋在那里，任自己梳理着他脖颈上的发尾；

“我当然被吓到了，但是你都你的梦吓哭了，我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安静了。

他低头对着他的耳朵说，确保他能听到。

“可以对我说么？是可以的吧？”

“我不太记得了”，他说话的同时，想不动声色的退出他的怀抱。

他稍微移开了一些两人的距离，在暖色暖黄色的烛光下看见他明亮的眼睛；

“真的不太记得了吗？你说出来也许会好一些”他耐心地循循善诱。

……

庾澄庆胡乱的抹了抹脸上的泪水，他知道自己在张耕宇的面前无所遁形，可他除了撒谎别无他法，他的梦境，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他。

他要如何告诉他？他梦见自己在产床上挣扎，被几个人穿着白大褂、面目模糊的人按住，一双手戴着无菌手套的手冰冷而有力，像要把他钉死在那里一样，渐渐的他的下身全都是血，越来越多的血滴了下来，摸你的化不开。他痛的要内到外的裂开了，但是他哭不出声音……他甚至分不清他梦到的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

沉思中，他的脸被捧起来，男人在他的额头上结结实实的留下了一个吻。

“从现在开始，每件事，我都想你能告诉我”

他这样请求着，庾澄庆发现自己没办法再拒绝下去；面对他，自己似乎只剩顺从和软弱。

他斟酌了一下语言，将这个梦尽量描述得轻淡而荒唐；他听了之后心痛的询问缘何梦到，他只说可能是他以前诞下哈莉的过程相当的不顺利，难产的疼痛把他折磨得只想一头撞死，最终医生帮他做了剖腹产手术，过程中凶险他偷偷的隐去了，这段隐秘的伤痛没有必要再多困扰一个人，事实上，连他自己都想忘掉这段折磨了他无数个夜晚的事。

他讲述时的声音很轻，没有任何失态或难过，像讲述别人的经历一样，慢慢的把噩梦的引子告诉他；

神奇的是，讲完了之后，似乎心头的重压少了很多，他长吁一口气，等着聆听者的审判。

却没有任何的回音，只有头顶上的呼吸越来越重。

“.....没有关系，这都已经是.....”话还没说完，张耕宇已经不由分说把他抱在怀里。那一瞬间，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撕裂，他感觉到对方身上泊泊流淌的热血灼烧着他，那颗有力跳动的心脏震撼着他，男人的气息变得不稳，声音变得低沉，在他耳边默默的念着“都过去了.....不要害怕.....”，他像是已经知道了事情全貌一般的安慰他，他的气息蹿进耳膜，像是点燃了火苗让他脸颊发烫，他红着脸贪婪地闻着男人身上布料传来的味道；

庾澄庆感觉到自己的心头像是被洞开了一样，终于，他不再抵抗，松开肩膀，将自己的胸膛紧紧地贴着对方的。

张耕宇看着他白皙的胳膊主动的拥抱着自己的腰，力道越来越紧，他没有犹豫，收紧手臂环抱住他，带着他一起躺在床上，看着怀里的人大半张脸都红着，埋在枕头里穿出好听的鼻息，他不禁低头吻了吻他的鼻尖；

“再睡一会？离天亮还早”

“谢谢你.....”

“以后都不需要跟我说谢谢，嗯？”

“睡不着.....”他的声音闷闷得；

“可你需要休息，还难受么？我可以帮忙”

枕头下面的人呆愣了两秒，然后更加用力的用枕头捂住自己，害羞的叫着“感觉还好，只是睡不着。”

“那再告诉我一些事，比如你想起来多少？”张耕宇觉得这样害羞的他格外可爱，不禁低头笑了起来。

“好.....”

于是两人就维持着抱着的姿势，低声说起了话。这一晚，庾澄庆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居然可以对着一个人讲这么多的话，那些记忆深处的往事，像洋葱一样被他一片一片的从脑海中剥离了出来，讲到动情的地方鼻腔酸楚，但张耕宇用环在他腰上的手还有稳定的呼吸声告诉他不要怕，有他在；他在他的注视下也不知不觉的越来越放松，他不记得被喂了多少次水，只记得最后自己的声音越来越低，眼皮儿也越来越沉。

在他睡着之前，他都在想：这一晚不要结束就好了。

上瘾

直到之后庾澄庆从熟睡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和张耕宇度过了三个夜晚，事实就是这样。

白天他们会继续前一晚的往事话题，讲着讲着，有时候开怀大笑，有时候黯然感伤，他像是重新陷入了恋爱一般，对张耕宇产生了依赖症，并逐渐上瘾，他就像一剂无害的药剂，在他身边帮他纾解情绪，抚慰精神；一开始他还难以面对清醒时和他的亲密接触，可没多久他便已经习惯了，甚至会主动在他必须要离开为两人烹饪食物时，陷入不安痛苦的等待，有时候他会环抱着手臂不耐烦的靠在门边催促，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焦虑来自于何处，好在每次张耕宇总会扭过头亲他，这让他有安全感，他变得离不开他的气息半步。

醒来时已接近中午了，外面乌云滚滚，大暴雨在酝酿边缘，一阵雷声吵醒了他，他猛得睁开眼睛。

张耕宇抱着他还在熟睡，他有些过意不去，这几天自己被他照顾的很好，恢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倒是把他给累坏了。

张耕宇牢牢地抱着他，他的脸距离他的鼻尖只有半个小拇指那么近，这实在是太近了，他试着想把自己挪开一些，稍微挣动了一下。

从腰部传出来的不适感，让他瞬间红了脸颊。

隐秘的痛觉提醒他，三天之前他们做的有多过头。

被事实击中，他攥紧了自己的袖口，紧张起来；窗外大雨终于降了下来，淅淅沥沥的雨声遮盖了他混乱的思绪，他开始真切的回忆起三天之前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记得之后做梦醒来，身上清爽洁净，没有任何的黏腻和不适感，很显然他被好好的清理了一番，细节他却记不清楚了。

神奇的是，年少的记忆清晰浮现的同时，近在咫尺的经历却想偷偷从他脑海里溜走，他对自己说着不可以，然后渐渐的靠身体的感觉开始回忆，细节开始被他想起来，例如，他在一片潮热的空气中，被进入时的感觉。

他面色平静，却内心发颤，心跳和雨声雷声似乎融合为了一体，在房子里敲响着，一声呜咽从他喉咙里钻出来，他开始捂着脸细细的喘气，因为回忆起那晚令人难以启齿的画面而脸红得发烫。

他记得他们后来一直在做爱，他的背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托住，他完全无法离开对方的身体，最后他坐在他怀里律动，左右摆动腰肢，好像那样可以让自己略微获得一些休息的空间，但最后每每在对方的动作下喘得不成样子。

对他温柔无比的张耕宇，那个时候的样子和平时不大一样，显得坚定又沉默，像是要从他身上证明什么似的掌控欲格外强烈，他没有对他说这让他无比心动。

没有办法再回忆下去了，此时他隔着微弱的距离蜷缩在对方怀里，感觉自己的身体又热了起来。

他把脸埋在张耕宇宽松的衣服里，嗅他的味道，小心翼翼的用脸去蹭对方的衣领，仅仅是这样的接触，他已经开始全身发抖。

这时男人动了一下，似乎被他弄醒了，他紧张的僵直着身体不敢继续动作，过了几秒钟，看对方并没有什么反应，呼吸声轻缓低沉，他渐渐放松下来。

屋外的大雨已经转小，变成淅淅沥沥的像小溪一样的水声，屋子里除了他们的呼吸声，没有其他的响声，身体上的热力让他有些头晕目眩，他继续小心地靠近着对方，身体转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贴近他，把自己的腿放进他的双腿之间细细的摩挲，感受到肌肤上的体温被对方身上的凉意驱散，他更加过分的把脸也贴近对方的胸膛，试图让自己好受一些。

还不够，因为过于用力地控制自己的力度，他反而出了一身汗，而经历了情爱的皮肤敏感的不行，一点点衣料的摩擦都能让他控制不住的叫出声音，他害怕把男人弄醒，紧张得口干舌燥，只能拼命咬住嘴唇，不敢再泄露出声音。

窗外的雨已经停了，屋子里他的呼吸声变得沉重清晰，张耕宇听到他的嗓子里漏出来黏糊糊的呻吟，这让他又想起那晚他进入时，他发出来的声音，和现在一模一样。

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醒着，他的所有小动作和声音都让他下身硬得发疼，他开始回想起很久以前两人也曾像这样一般同卧同眠，那时候的他像一颗冒着水珠的清脆果实，让人想握在手中好好保护，可现在的他如同浸润了上好红酒一般的馥郁芬芳，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吞掉。

张耕宇很想知道他会忍耐到哪一步才会叫醒自己，也许他会向他发出请求，但现在他自己先忍不住了；

感觉到他柔嫩的脸蹭着自己的脖子，他决定把这个当做邀请，然后猛的翻身，不顾他的惊呼把他压在身下，然后吻他，他不受控制的挣扎，胸膛大幅度的起伏，似乎一个吻已经足以让他达到高潮，张耕宇搂着他的细腰，这让他颤抖的更厉害了。

他们还在吻着，张耕宇把手探进他的上衣摸大片发烫光洁的皮肤，而他则因为害羞和难耐一直挣扎，两个人难分难舍的抱在一起，某些位置摩擦到了让他们都开始难以克制，然后事情变得不可控制。

这次进入的时候比之前顺利多了，可能因为这几天下来，他已完全接纳他的身体，张耕宇欣赏着他在清醒的状态下过于明显的羞赧和欲望，他觉得他这个样子无比可爱，少看一秒钟都很可惜。

这可不能怪自己，张耕宇想着；谁让他这么诱人，就算他是被邀请的好了。

此刻被压在床上的人只觉得大脑涨得无法思考，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到了下腹，他不想承认他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后面被撑得发疼，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小腹好热，酸胀，汗水流下来汇聚在他的腹股沟，随着他弓起腰动作会流到大腿深处，那里一定已经一塌糊涂，他不敢再想……

然后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着：想让他更加舒服；

“可以吗”这个时候男人居然还可以这么淡定，他却难受得像溺水的鱼，这让他有些委屈；

“...可以”但再怎样他也不想被放开。

“乖”男人亲了亲他的鼻头；

接着男人抓住他的窄胯，浅浅深深地抽插，每一次都会蹭到那个能让他喘不过气的地方，

“舒服吗？”

“我不知道.....唔唔”

他嘴硬，但是张耕宇心软，不想逼他，只是在他否认的时候一边亲他，一边继续动作，他在他身下像小动物一样扭动，最后一边啜泣一边说着不行了，在他还想向那柔软的腹腔深处挺进时，他大声的哭了出来。

“求你了.....不要，我不能.....”

张耕宇犹豫了，用眼神询问他，他用发红的泪眼睛凝视着他，眼神里有某些让后者无法反驳的东西。

最后他只能退出他的身体，草草的结束，他的爱人迅速的背了过去，用被子裹紧自己的身体。

这时候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他准备去接，可是躺下的人硬生生的爬起来拦住他，他要亲自去接这个电话。

“我得接，可能是哈莉，”张耕宇听出他语气里的僵硬。

他随意套上睡衣，脚步虚浮的离开卧室，张耕宇看到他绯红的大腿内侧有润泽的光，有透明的液体顺着那里流下来。

外面的雨又落了下来，沉闷的，郁郁的，一如呆坐在床边人的心情。